

曲海总目提要



#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二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甯王國維校訂

桃林謙

近時人作與俠彈緣彷彿俱載李祐事以祐被賺於桃林故名關目互有同異所引王叔文王伾李忠言李愬等雖出正史事蹟則全不相合也裴璣應卽裴垍其敍李愬功成奏凱陪宴內監曰瞿文忠按史憲宗時有俱文珍無所謂瞿文忠改俱文珍爲當據云李祐家河南按劾延齡者陸贊陽城等無所謂李澑者父澑菴官拾遺時嘗劾裴延齡忤旨落職遂隱洛陽南里按彈緣言父澑菴夫婦皆沒祐因河朔變亂乃棄文就武熟練弓馬更擅連珠神彈百發百中幼聘中書舍人裴璣女蘭芳璣以直言謫夏州挈家而去約祐就親道遠未赴順宗復璣職還京師祐乃入京相訪天雨阻華陰道上遇中州蔡天口吳元濟之妹素芳男裝改名江南賈元虛同宿逆

旅劇云祐在華陰道上遇盜以其地爲桃林又言此去崤山函谷熊耳臨潼皆

放牛桃林之野二句馬之窟誤也桃林在今河南府陝州非華山之陰作者因歸馬華山之陽

相聯誤認爲一處耳明日三人先後行蔡先而李稍後中道蔡請李試彈祐一

發中澗邊樹蔡復發一彈擊山中大石并出火光蓋銅丸也回馬襲祐盡劫行

李去俠彈緣云店中先閱李彈此敍在路上俠彈緣云吳本不欲取行李姑以試之見賈隨來不及還而去此記不言賈來亦各異耳蔡歸與

其兄元濟遇而祐不得已取舊路而回元虛出三十金與之祐乃復取道往京

師元虛僧銀俠彈緣在祐入京後會裴璣上疏傷王叔文李忠言等被謫桃林令皇甫鏌俠彈緣云劫被貶

此云傷王叔文等互異王叔文順宗時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劇云大學士又呼

爲老丞相誤也李忠言順宗時內官劇又及牛貴妃乃牛昭容也託名點染俱

不實唐時無桃林縣陝州有桃林乃古蹟彼時爲一州大村鎮之名耳

祐至不相值亦出京往桃林有僧鉄性成

與賈元虛同宿逆旅其行李爲元虛所誑性成乃在道邀截响馬以分其資璣

率女赴任至澠池遇賊方窘甚性成突出揮刀殺賊祐亦適至引弓彈賊璣父

女獲免璣見祐卽令隨至任所舍於城南佛寺中初元虛在道誑性成金未幾

元濟妹素芳自關中歸仍改女粧欲以詭計取魏博元虛遇諸途不能識挾之

以行賣於妓家。素芳卽殺妓充其名。令元虛隨已。誑入城中。與元濟應取魏博城。此段與俠彈緣亦異。又使元虛訪祐消息。璣已贊祐。元虛入見。邀祐令同詣舟中。卽放舟行。抵半路。元濟出見。以妹強婚焉。乃知卽所遇僞蔡生也。此段兩劇相仿。河南節度使王伾。叔文之黨。受其指使。璣聞祐爲吳元濟之妹婿。乃誣璣爲黨叛。執送獄中。女蘭芳訴冤。不聽。欲詣闕叩閨。伾知璣與西平侯李愬善。恐其事上聞。密使家將二人邀殺蘭芳於道。鉄僧旣救璣。卽謝去。及是時。復突出殺家將。暫令蘭芳避之。趙寡婦店中。而代入陝州。債伾動靜。按王伾未嘗爲節度使。俠彈緣云。皇甫鎔之黨與此亦異。伾取旨。將殺璣。元虛僞充李愬差官。誑一乞者爲家丁。入獄見璣。以酒醉乞者。挾璣遁去。獄卒不敢言。卽以乞者行刑。鉄僧刲之去。蘭芳見之。覺其非是。鉄僧使乞者隨蘭芳之京。而已爲蘭芳隻身訪璣。此段與劇相似。元虛挾璣而逃。欲投元濟。璣必不從。欲赴盤谷。李氏莊避禍。以韓愈有送李愿歸盤序故借此生情也。遂過崤山太公廟。蘭芳亦至廟。父女相見。李愬奉憲宗命出征淮蔡。亦入廟燒香。見璣大喜。告以伾叔文

並誅。乃挈璣同往淮蔡爲滅賊計。

俠彈緣

云元虛詛裴垍至淮蔡與此全異

元濟在十年後  
紐合不倫也。署璣與元虛爲參謀。

素芳與祐已爲元濟取唐鄧。元濟以其少

所掠詰而詬之。引兵日與愬戰。元濟敗走。愬追蹙之。賴素芳救免。兩軍交戰時。鐵僧突出。素芳乃敗走。而元濟又責素芳不力戰。愬知其有隙。卽遣元虛以璣

書招祐。元虛又入元濟營爲反間。元濟召祐欲殺。祐與素芳力鬪而出。而愬兵

亦至。遂擒元濟。於是愬等奏凱班師。朝命內監俱文珍陪宴。並加封爵。璣召入

中書祐拜節度使。二女並爲祐妻。

此段闕目  
亦各異

## 天樞賦

近時人作以武后鑄天樞。李俊臣撰賦謗訕。陷房一甕。後得昭雪。故名。資治通鑑。則天延載元年。武三思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天冊萬歲元年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武三思爲文。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大唐新語。

李嶠少負才華。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百七十貫。於定鼎門外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下置鐵山鐵柱。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二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

惟李嶠詩冠絕當時。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元中。詔

毀天樞。發卒鏽鏘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旣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云。一條絲線挽

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烈詩引之。劇云。天樞成。朝野遍作詩賦。非無據也。

劇中房遺愛李義府

韓瑗柳奭許敬宗等皆出正史。然先後事蹟不符。中間關目皆係僞撰。劇云。

房遺愛之子一夔母李氏太宗公主。遺愛死於法。一夔母子相依。曾聘英公李

敬業之女元姬而未娶。按史。遺愛妻太宗女高陽公主也。未聞有子一夔。

京城外有玄天上帝廟。爲房

氏香火。一夔偕其友柳奭赴廟進香。按史。柳奭當高宗初已作中書令。此言武后之世。尙爲諸生大謬。

值帝誕

勝會紛然登樓觀會。右丞相李義府之姪俊臣亦至。

言義府與狄仁傑並爲  
左右丞相謬義府之相在

高宗時龍朔三年已流雋州仁傑之  
相在武后易姓後相去二十九年

有唱秧歌者俊臣挑之爲其父所毆呼僕

縛送官一夔奭與俊臣相識勸之不聽竟釋唱者使去俊臣啣之按唱秧歌者皆鳳陽人始

於明洪武時唐宋前未聞也武后建天樞廷臣頌德義府使子弟作賦

按是時義府已死二十九年矣俊臣

往浼一夔改飾一夔不應且譏其無恥奭至助一夔俊臣益憾讒於叔僞撰一

賦中皆訕后語敍一夔名達后覽后怒命逮問會敬業遣一夔友韓瑗按是時已

三十六年矣大謬持金詔一夔成婚已辭母就道奭聞俊臣陷一夔恐陷其母奔告使

佚元天上帝以房氏累世奉道陰令神將救之一夔在道遇一貧嫗給丹一丸

謂有急服之可療飢止痛至揚敬業使畢姻後以妻女託攜入都而傳檄起兵

自稱匡復朝命許敬宗率兵往禦

按敬宗死于咸亨三年李敬業反在中宗嗣聖元年相去已十二年敬宗縱兵

抄掠一夔母遇亂兵度不免投道旁井中元天上帝所遺神化爲老嫗救出幻

屋留養義府捕一夔不得遣緹騎追之一夔挈外母及妻北行宿旅店店中夫

婦卽唱秧歌者方敍舊恩而緹騎至逮一夔去唱者之夫隨之而行訪其信敬宗兵至店敬業妻母女隨唱秧歌者潛逃中途相失敬業妻值一夔母遂同居李氏元姬與唱者俱入都探一夔生死秋官周興以嚴刑鞠一夔誣服將就刑禁空屋中偷兒穿牆入屋神引一夔從竇出而封其竇天未明周興以偷兒赴法場梟其首謂一夔也一夔得脫與柳奭遇潛逃將赴其外父軍而唱者之夫以一夔爲真死奔歸遇其婦與元姬元姬聞夫凶問慟絕而甦隨唱者夫婦至京寓元帝廟將收其夫屍李俊臣私視一夔首非真謂周興與李敬業通枉殺無辜縱一夔使其叔効興發配而謂柳奭必知一夔踪跡俊臣親率緹騎逮奭亦止元帝廟遇唱者夫婦及元姬以婦及元姬禁廟中而傳唱者去會狄仁傑妻以神警至廟酬神率元姬及唱者之婦歸藏於家周興配崖州中途爲冤鬼所纏時韓瑗爲敬業參謀率前部至此詢興知一夔事斬興於道按武后重祚來俊臣天授二年流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劇言配崖州被殺於道不爲無因然時未建天樞也而以夔事報敬業瑗與許敬

宗戰擒殺敬宗。會諸鎮兵迎中宗。值俊臣追一夔及唱者。乃縛俊臣解敬業軍。

夔與唱者俱至大軍。而夔先脫去。遇敬業妻一夔母。相率來會。敬業軍將至京。

狄仁傑勸后召中宗。奏義府奸狀。義府俊臣俱伏法。

按所謂俊臣。疑卽指來俊臣。謂不啻如義府之子耳。甚謬。不實也。

晉敬業爵爲英王。柳夔韓瑗俱授官。

他書有言敬業遁走者。亦未嘗言封爵也。夔瑗至此已相去四十七年。

以一夔爲諫議大夫。狄公亦送其妻歸第。酬唱秧歌舞夫婦以金一夔母子夫

妻同入廟酬神。

按唐史高宗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

左遷璧州司馬。義府問計於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臣異譏。君能

建策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閣表情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

尉卿許敬宗等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至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欲立昭儀

爲后。褚遂良固爭以爲不可。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粟。輒欲易婦。

况天子立一后。何與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

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上不納。

劇中據此以義府敬宗皆黨武氏故牽連及之。

然義府之薦州在龍翔三年。

卒在朝封元年敬宗之卒在咸亨三年柳奭韓瑗亦皆先死中宗武后時安得復有諸人至謂后命敬宗率兵禦李敬業尤謬實可笑

又按房

元齡傳遺愛尙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高宗時出爲房州刺史并收無忌鞠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武后時安得復有高陽公主據傳亦不言遺愛有子又按資治通鑑

中書令柳奭王皇后之舅永徽六年武昭儀誣王后厭勝貶奭爲遂州刺史行

至扶風復貶榮州刺史顯慶二年又貶象州刺史四年許敬宗誣奏長孫無忌

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鳩毒於是除奭瑗名

秋七月使者殺柳奭於象州永徽六年以韓瑗爲侍中上欲立武昭儀褚遂

良力諫上大怒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爭不納顯慶二年許敬宗誣奏韓瑗潛

謀不軌貶撫州刺史四年除名尋有詔韓瑗所至斬決瑗已死發驗而還按顯慶中

所記皆謬則天光宅元年英公李敬業以匡復爲辭移檄州縣詔以李孝

逸將兵三十萬討敬業敬業至海陵界遇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來降劇言敬業不死

及狄仁傑尙在俱謬

三孝記

近時人所作演謝琦劉保及琦妻李氏皆爭認殺人之罪以仰慰母心故曰一門三孝其事真僞未可定所引府尹趙清憲似指趙抃而以謚爲名又結束獎授官銜村陋不典略云河南鞏縣人謝琦家世耕讀繼母張氏攜子劉保同居琦娶李氏保猶未娶父臨沒時盡家資爲三分俾妻與琦保各分其一三人各各推讓仍合產不分有韓林虎者仗義好施嘗至河南府城憫張嫗孤貧持金往濟夜經琦門見賊穴牆挾物而出直前殺賊投其首於十字路井中埋物牆脚之下持刀而去琦保方至莊家督租張氏姑媳晨起見門前有尸大懼求比鄰董大爲之埋掩大索詐百金不遂出首於官謂其姑媳殺人縣令安太平拘訊姑媳各認爲己殺其案未定琦自莊先歸亟投縣認罪以出其母母子各爭認爲己殺令不能決而以琦男子自出認罪不當坐女人遂釋張李姑媳迨劉保歸母爲言其兄受冤令保代兄之罪保挺身詣縣自認殺人持一帶血之

刀以證成己罪。令遂釋琦。以保解河南府。府尹趙清憲夢城隍神告以保冤而韓林虎自府歸。復過琦門。知其家受冤。因已而起。乃亟投府。具述殺賊眞情。其首在井。刀贓並有著落。於是治董大誣陷平人之罪。釋保還家。上其事於朝。旌琦保及琦妻爲一門三孝。

### 眉山秀

不知何人作。所載秦少游蘇小妹事。多本小說家蘇小妹三難新郎一卷事蹟。閉門推出窗前月。投石冲開水底天。對句警拔。世俗流傳。以爲嘉話。然非事實也。東坡佛印等。皆點綴生情。眞僞參半。樵書初編。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而造爲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女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

子無妹。卻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第非秦淮海耳。東坡一帖云。秦少游當今文人第一流。其子甚奇。有父風。張世南游宦記聞。秦少游子名湛。字處度。樵書云。觀此帖。知坡公與少游非至戚也。劇本眉山實事。及流俗相傳小說等。攢簇成編。以悅耳目。言蘇老泉與黃山谷同作繡毬花詩。老泉詩未成。其女小妹爲續。完半首。山谷大加稱賞。因爲秦少游議親。按山谷與東坡年齒相遠。于老泉未見有往還詩文。老泉抵京時。東坡兄弟亦少年。山谷恐尙幼。未能在京也。賓白中敍出坡戲小妹蓮步未移簾閣內。梅粧已到鏡臺前。小妹答忽聞毛裏有聲。傳之句雖載坡仙集等書。亦未可信。王介甫聞老泉女之聰慧。亦遣使爲子元澤求親。劇云介甫語老泉云。眉山秀氣盡鍾君家矣。標名以此。亦係增飾。老泉索少游。秦云。王詩文送游花燭之時。出題三難。然後成婚。此皆增飾。介甫既憾老泉不許婚。老泉又作辨奸論譏之。此都是實事。而韓稚圭。歐陽永叔等。又皆爲介甫所貶。此半實。老泉遂高蹈還家。東坡送親還。往辭介甫。呂惠卿在坐。介甫說如意君事。坡不能答。又面屬

帶中峽水以治肺疾。

按如意君中峽水之說亦本小說中峽水事。蓋因李德裕人取中冷泉其人誤取其相近者爲德裕指出故移于

東坡以作話柄也。

及後回京失誤取下峽之永爲介甫所嗤遂因事貶黃州團練使初

東坡守杭州

曾與僧佛印妓琴操月素等說偈

坡與琴操參禪語見金蓮記中月素出禪喜集後徙黃

州遊赤壁與山谷佛印飲酒賦詩

按赤壁之遊但言與泛舟非此兩人也忘其遷謫而少游亦以客

東坡親黨謫監柳州酒稅長沙妓文娟素慕少游先有冒名以往者爲所拒卻

及少游至文娟見其詞知眞少游留居甚久

此事見義倡傳但無文娟之名比抵貶所小妹以

道遠多險改男裝赴楚卽自稱少游文娟見之以爲眞少游也反疑前者少游

之僞及元祐初東坡召還京爲翰林學士少游亦召還館閣

按少游卒于藤州山谷詩對客揮毫

秦少游西風吹淚古藤州是也未嘗復還

接文娟至京不肯認東坡令小妹出見爲語改裝之故文

娟乃喜

按妓殉少游未嘗得相從也劇作團圓耳是時介甫罷歸僑寓鍾山半山堂嘗騎驢獨行見

老嫗呼猪曰王安石不勝慚憤

此本小說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一段而東坡夢中示現爲五戒前身

身妓琴操爲清一妾朝雲爲紅蓮以結前生公案

按子由佛印嘗夢五祖戒和尙來訪及明而東坡至此前

生五戒之說也。五祖戒和尚者。五祖道場黃梅山之戒和尚也。小說以爲受戒之五戒。於是有明悟禪師趕五戒之說。以爲道人清一拾得。一女紅蓮。五戒爲之破戒。因而託生蘇氏。明悟其師兄因轉身爲謝瑞卿。因坡偕與同瞻御仗。爲神宗所見。不得已而爲僧。名曰佛印。其後時時點化東坡。故曰趕五戒也。小妹先奉元祐太后之命。召回京師。入宮作賦。大被賞賚。東坡適從內院以金蓮燭送歸第。於是東坡兄妹少游夫婦妻妾一時並娶。爲風流佳話云。義倡傳。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鈎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洒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

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持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懼。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匝。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它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

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爲奇事。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旣爲作傳。又系贊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

### 赤龍鬚

不知何人所作。演隋李珏以赤龍鬚聘趙婉娘。極流離顛沛之苦。卒爲夫婦于金鸞殿成親。故名赤龍鬚。其事荒唐。無所據。託名于李綱之子。非其實也。略云。李珏字仙培。古齊下邳人。父綱。隋文帝時官太子洗馬。母言氏。誥封夫人。俱早亡。幼時曾以祖傳至寶赤龍鬚一枝聘姑蘇趙拾遺之女婉娘爲室。及長。與

老僕李忠相依度日。值煬帝下誥求賢，欲往應試。忠述其父曾諫文帝有獲罪  
煬帝語，勸往姑蘇趙氏處避難，并攜赤龍鬚一枝爲信。至則趙拾遺夫婦已棄  
世。婉娘賣房葬親，隨母舅范私庵往松江矣。玆乃更名陶李枝，至松江宿胡二  
媽旅店，遣忠歸取資斧。一日散悶，步秀野橋，瞥見婉娘，不知卽其妻也。返店思  
慕不已。而婉娘聞選採女拽龍舟之信，急易男粧，偕私庵往徐州。李玆病甚，浼  
胡二媽以赤龍鬚寄秀野橋女子。二媽甥女也。二姐與婉娘鄰居。二媽誤認玆  
愛其甥女，爲之介紹，約玆私會。有張鬼熟者，每代二媽看店。聞此語，竊衣巾潛  
往，冒認陶李枝。姦宿二姐，相挈五鼓私奔。其母也大媽覩破，急追之。鬼熟情急，  
踢殺大媽。胡二媽疑玆玆所殺，告于華亭縣令，嚴拷定罪。李忠自家中來，知主  
人受屈，會宰相宇文化及巡察江南，忠撲水訴冤。化及命華亭令再加詳審，而  
令慮更招釋罪，礙己功名，俟化及行，仍依原招以報。忠乃入監，誘禁卒飲酒大  
醉，易玆衣坐于監中，使玆遁去。張鬼熟拐二姐至蘇州，復被人拐去，惟得其所

攜赤龍鬚。鬼熟仍返松江。知陶李枝已代桃僵。縱遊街市。欲賣赤龍鬚以餬口。胡二媽夢其姐告云。莫把無辜陷冤。明在會鬚。及醒。至街中見鬼熟持赤龍鬚。識是陶李枝贈其甥女者。因誘至縣前叫冤。新令薛昭審明定案。釋李忠出。二媽辨其非陶。于是李忠自首代主人獄之。故昭責禁卒。憫忠義烈。立釋其罪。以赤龍鬚付之。初。婉娘偕母舅范私庵至徐州。私庵進城訪覓。緹騎奉旨拏李綱子李珏。亦泊船于此。撞婉娘船。婉娘不知李珏有罪。猶冒認李翰林之子。遂爲緹騎所擒。船戶逃散。私庵訪親不見而返。則人舟俱失。急奔京師。投宿旅店。倉卒遇李珏。語及甥女云云。珏疑欲細問。而不便明認。李珏且改名元相。將入試場。未及詳述。彼此覲面相失。不能明也。婉娘困囹圄一載。願代夫死。不忍訴真名姓。而元相已中二甲進士。欽命刑部觀政。宇文化及奉旨勘問欽案。命相傍參。及審鞫人犯。則李珏也。元相知此人誤受奇冤。代已認罪。屢爲解救。言非此。人而婉娘堅執是李珏化及遂覆旨。將于次日處斬。元相見事急。乃具疏于五

鼓早朝負斧陳奏懼罪改名之故。今不忍他人冤死。據實自認奉旨更名赴試。  
欺誑之罪難逃。特疏奏明忠義之心可嘉。特爲臨軒親鞫。始知冒稱玆者卽李  
玆妻趙婉娘也。有原聘赤龍鬚爲證。乃赦兩人之罪。命備花燭卽于殿前成親。  
以慰男直女烈。元相准復原名李玆。授諫議大夫。趙氏封恭人。義僕李忠輕身  
代主。授忠義郎。冠帶榮身。賜金蓮歸第。忠與范私庵俱獲相見。忠乃以赤龍鬚  
繳還其主。一家復得完聚云。按唐書李綱傳。綱字文紀。觀州蓚人事隋爲太  
子洗馬擢尙書右丞。唐高祖時累官尙書。貞觀中爲太子少師。卒年八十五。蓚  
縣故城。在今東昌府屬。非徐州人也。唐貞觀時尙在劇云。綱沒于隋文帝時。謬  
也。綱傳但載其孫安仁安靜。未載其子。大約無官早沒。不足傳也。李玆乃唐文  
宗開成年間宰相。不過借用其姓名耳。作者或別有所指。並非實事。劇中李  
玆將處決。以元相之奏宣入朝中。當面詰問立釋其罪。按明宣德初。以侍講李  
時勉曾有疏觸仁宗怒。時勉正在獄中。命錦衣指揮拏至御前面詰尋。又命一

人于路斬之。不必拏見。後使方出。而前使已拏時。勉入未及相見。宣宗見時。勉大怒。詰責之。令對所奏何事。時勉述數條。宣宗嘆其忠。立命釋之。以爲御史。此段頗相彷彿。蓋命如懸絲。僅而獲免也。作者或聞時勉事。影掠爲此。又劇中趙婉娘所唱。有云木蘭代戍情留戀。按不蘭隋煬帝時代父戍邊歸拜尙書郎。煬帝後知爲女子。欲徵入宮。木蘭曰。臣不可以儼君。乃自盡。煬帝封爲孝烈將軍。劇引此句。又敍婉娘于大業時。蓋因木蘭有代父事。影借作婉娘代夫耳。

松筠操一名高士記

不知何人所作。演田王兩生交好。繪雙像琴操于松筠之下。因以名劇。姓氏事實無考。俱係鑿空。略云。四明田璋字嗣玉。與同里王瑜字希亮。相友善。讀書山中。以經濟爲己任。有劍仙化爲道者。授兩生寶劍各一。語以能驅邪定亂。兩生益勵志。親如手足。瑜母張氏居邨中。思歸省。璋與同行。不忍言別。乃繪二人像于圖。名曰松筠操。各攜其一。別後披圖。如相見也。隱士謝宇。有女蘋青。極美。

艷。宇遊杭。有妖狐自稱狐媚神。遣妹媚娘詣謝家。聘蘋青爲妻。蘋青驚憂遘疾。字歸。媚娘又至。宇知爲妖。欲刃之。媚娘作妖法爲祟。宇求禳不得。遇璋瑜于道。告之以故。璋瑜許爲除妖。以神力伏劍擒之。妖乞命。璋瑜命其自新。感泣矢報而去。宇德璋。願以女奉箕箒。璋覆以有妻芳氏。因爲瑜執柯出圖。劍爲聘。瑜歸報母。甚喜。璋欲與瑜入京求官。慮母失養。芳氏勸迎瑜母同居。會四明山賊劉成劫王家村。瑜被獲上山。魯降不從。被禁。璋野外哭奠。宿亂屍中。神感其義。告瑜不死。有東里茂者。囑侯百友委禽謝女。宇以字王瑜絕之。茂友合謀。詐爲山寇劫女。狐媚神化爲樵夫。以告于璋。璋往救。擒茂友。樵夫又告瑜現羈賊營。璋乃不殺。茂友命隨樵夫入山救瑜歸。時宇送女至璋處。依其姑以居。璋瑜遂別母妻。獻策于兩浙巡撫杜若水。授璋爲先鋒。瑜爲參謀。率師平賊。劉成銜璋救瑜。欲掠其家。聞兩生繪形。欲索圖以識其貌。乃僞撰璋書遺芳氏。蘋青謂芳曰。二人繪圖以代面也。今朝夕聚首。須此何爲。必山賊借此探虛實耳。芳以爲然。

出圖并回。書附一利刃詭。云新受仙女劍術。埒紅線隱娘。利刃皆飛符所成。可助夫殲賊。賊見書大駭。又聞璋瑜兵至。乃駕舟遁入海中。遺書于璋。具道誠悃。并還圖書。璋瑜班師奏凱。撫臣聞于朝。璋瑜並拜將軍。瑜歸。乃婚謝女。

### 紫珍鼎

不知何人作演魏錦事。本無證據。以紫珍鼎爲關目。卽以爲名。略云。開封諸生魏錦。字琳瓊。妻洪氏。賢淑。錦失兩親。貧無以葬。貸鄧客銀二十兩。歲終客索之急。洪願鬻身以償。夫婦不忍離。痛哭聞戶外。鄰居周二橋。皮匠爲業。頗仗義。以平日所積銀代償之。復稍資薪水。使其夫婦完聚。又薦錦爲塾師。時屆元宵。翰林唐介由毗陵守遷侍御方抵家。結鼈山燈。與妻女慶賀。祖遺寶鼎。名曰紫珍鑄。三字于上。爇香其中。輒奏音樂。有賊魯仲珍者。諱名東風。劫得寶鼎。以爲銅爐。棄于路旁。錦拾得意。謂往來人所遺。欲留俟其人以還之。介報官緝賊。遊檄者見錦持鼎鎖解于官。拷掠誣服。洪氏探錦。二橋亦往視。錦念已必不能存。

惟銜二橋恩無以報。欲令妻嫁之。以酬其德。二橋正言拒之。妻悲不能答。奸僧陳有聞其言。黑夜冒二橋名入洪室。洪驚駭詬詈。僧竟殺洪而遁。二橋探錦歸。復信于洪。僧出撞仆于地。起視則洪已殺死。踐血污衣。急走歸家。鄰里察血跡。疑二橋首于縣。亦拷掠誣服。洪氏魂遊入獄。訴二橋冤于錦。值包拯爲開封尹。道經錦門。風折其傘。拯問風起何方。吏云東風。拯令捕東風。隸無如何。大呼東風二字。賊子酒肆應之。遂擒解。拯令供往日所爲。初尙支吾。詰以行劫事。不能抵飾。供盜唐御史物。贓皆現存。乃釋錦獄。復其衣巾。洪魂又詣拯云。殺己者係僧陳有。拯令妓充洪氏。向僧索命。僧盡吐真情。遂擒僧。釋二橋。未幾東風陳有。皆正法。介以錦受冤。欲以女妻之。錦憐妻守節。矢不再娶。拯奏立節婦坊。且以二橋仗義授巡捕廳之職。錦擢第。拯力勸娶介女。乃勉從之。按唐介爲御史。以疏論文彥博得重名。後官至參知政事。生平以清節著。劇甚言其富。頗謬事之有無。更不必論也。

## 龍鳳圖

作者不知何人。言劉域以龍鳳鉶得禍。遂名龍鳳圖。事蹟皆不實。略云姑蘇劉域字少仙。與同郡祝循周全結爲異姓兄弟。全家有祖傳金飾。名曰龍鳳鉶。者爲賊所竊。并殺其老僕蔡懋。及覺而追之。域曉行還。恩與賊相遇。撞仆于地。賊之包裹。與斧一柄。皆墜域旁。懋子壽。遂執域控縣。以爲殺其父之賊。全心知不可。而全妻高氏阻全。使勿救。任壽證成其罪。縣宰用嚴刑拷訊。域竟坐重辟。羈獄待決。祝循聞之。時時謁恤域母。及域妻姜氏。而面責全。以陷友于死。欲拳毆之。全自訴爲妻所鉗。實非本心。乃相挈遍訪竊賊。倏忽數月。偶經無錫縣前。見一人持鉶賣于兌換首飾店中。范志誠。迫而視之。卽龍鳳鉶也。遂執二人。鳴于縣。檄送本處。原審官提前案研鞠。賊贓旣得。遂釋域歸。域深感循而恨全切骨。是時契丹內侵。真宗起畢士安爲兵部尙書。命以禦敵。劇言士安與丁謂相失。家不出真宗命。非士安事。作者不過牽入附會耳。陳林本無其人。掛榜招賢。域特往應募。士安

內監陳林往召。使禦契丹。按澶淵之盟。功由寇準。

非士安事。作者不過牽入附會耳。陳林本無其人。掛榜招賢。域特往應募。士安

擢爲武狀元。使將兵出戰。爲契丹暗藏地雷。生擒羈禁。祝循本欲從軍助域。一臂及抵黃河界口。聞域被擒。乃手持雙鎗。隻身赴敵。正當兩軍交鋒。喊聲鼎沸。士安兵敗。爲敵所追。循勇往直前。亦生擒契丹。責令送出。劉域。士安爲循所救。問其姓名。知爲劉域義弟。回京奏捷。并敍域循皆獲加官進爵。朝旨令士安之女嫁循。域循同日旋里。周全極悔前事。且其妻已死。乃詣域門求見。域初欲治其罪。循力勸解。乃復歡好如初。按作此者。蓋因朋友中有聽妻唆使以致凶終。故作此示意。仍取其友名曰周全。以見此友尙肯周全。非其本意也。

### 龍鳳合

不知何人所作。演周平王事。雖本之史傳。而謬妄甚多。俚俗不文。絕無足取。謂之龍鳳合者。指平王娶申伯女而言也。按國語云。宣王之時。有童謡曰。檻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又云。府之童

妾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

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史記童謠作童女謠。又云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女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棄女。

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劇云謝宮娥五十餘歲懷孕二十餘年。產下女嬰。與童妾字義背謬。又云有都在我者。說名郁有成。賣弓矢爲業。拾得清水河邊棄子。獻諫議大夫褒珦爲妾。珦撫以爲義女。取太姒爲

女中堯舜之意。名爲褒姒。褒乃國名。妃乃其姓。劇中穿鑿可笑。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通鑑纂要。幽王十一年。申侯召西

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擄褒姒。鄭伯死于戰。秦襄公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師逐戎。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

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宜臼。是爲平王。劇載烽火戲諸侯及秦襄公晉文侯鄭武公衛文侯等事頗合悞衛文侯作武侯姜武也。

戎擄褒姒亦與鑑合。言秦襄公活捉姜戎平王燒殺褒姒則妄也。中間敍郁有成救平王往投申侯後又面詰褒姒更屬謬妄。

國語云號石

父讒詔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史記云幽王以號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劇中痛詆號石父之奸佞本此又國語載幽王三年西

周三川皆震伯陽父論地震之害言山奔川竭亡之徵也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史記亦載此事又載幽王以褒姒爲后周太史伯陽父讀史記曰周亡

矣又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劇中極言伯陽父之忠本此但既稱太史乃云位寄保衡則誤也。陽父嘗論山川劇以童謡爲熒惑所化

不爲無本因以陽父爲論及際弧一事則屬傳會後言陽父碎首金堦則更史傳所無通鑑纂要杜伯爲大夫王將殺

之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

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遂死之劇言王遣左儒禁民間不許造賣弓箭并訪女

屬傳會嬰下落亦又按叔帶乃周襄王後母惠后之子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

叔帶叔帶奔齊久之復歸周翟人入周襄王出奔鄭叔帶立爲王晉文公納王

而誅叔帶。年代既遠在後。又係襄王之弟。又其事悖逆。劇以叔帶爲號。石父之  
壻。盡忠王室。不顧私親。不根無據。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繪之聲。劇引爲褒

按唐類函。以妹喜好繪聲。褒姒舉烽火作對句。故此劇並引爲褒姒也。唐羅  
虬比紅兒詩云。戲水源頭指舊踪。當時一笑也難逢。紅兒若爲迴桃臉。豈比連  
催舉五烽。又世事悠悠未足稱。懶將閒事更爭能。自從命向紅兒斷。不欲留心  
在裂繪。

### 雙龍墜

未知何人所作。演吳友與武女玉如離合事。離而復合。全以玉墜爲緣。故標作  
記名。其事當有根據。而不免稍加緣飾也。略云浙西吳友字斯仁。父在時爲  
聘廣東都司武邦憲女玉如。其後家事蕭索。未能成婚。邦憲六旬生日。友作西  
江月詞一首。書之於扇。佐以所遺雙龍玉墜一枚。琢刻精良。父執胡都督國所  
贈也。邦憲妻秦氏。子緯。方設家宴。見友禮物太微。心甚不悅。而緯尤輕薄無行。

郊遊相遇。友向前趨。揖緯岸然不認。兩人遂至攘臂歸嗾。其父言本籍粵東。不如且遷豫章。與吳漸遠。久之可以妹別字也。玉如知之。遣婢青鬟約友乘晚于後園相見。對天立誓。必不他適。贈以金釵二股。白金百兩。令至粵東尋覓。陝西王德仁總兵江西。協金聲桓鎮守。而潛與六安山寨侯應龍相結謀。爲不軌家丁王安自寨回陰承德仁指遍訪美姬。趁邦憲歸舟抵鄱陽湖。緯挈妹入廟賽神。爲所窺見。遂誘緯獻妹于德仁。德仁遂委緯權署分守道職。及誑妹入帥府而玉如誓死不從。德仁使女教師押充女樂會巡按董成學到任。德仁置酒。并請巡撫章于天。總兵金聲桓作女樂以讌客。強玉如出當筵啼哭。成學知係德仁所逼。取面斥德仁。欲上彈章。德仁遂嗾聲桓舉兵同反。殺成學及湖東道成大業。與吳淞吳勝兆廣東李成棟等互相聲援。江西大擾。初。友欲赴粵訪親。其相知任傑者。字士先。江寧人也。慷慨有俠氣。願與偕往。友先行。傑遲半日而發。遭亂不相值。時朝命大將軍南討。王金二叛。國已起原官分轄部將。傑于道被。

執。疑其奸細。國問而知爲傑。白于大將軍。留麾下效用。友亦于水路遭兵。使爲緯夫。間關抵南昌。則大兵破城。聲桓德盛皆就戮。玉如偕婢青鬟走出逃難。被執入營。傑已立功受偏將之職。分得青鬟。細加詰問。知係友妻之婢。而不知玉如所在。會國相晤。言邦憲夫婦分在國處。其子緯則沒于兵矣。傑與國具言。如玉守貞有雙龍墜可憑。今不知所在。相約物色之。兩路尋訪。玉如爲別將所得。見其美而逼之。玉如不從。遂加磨折。友遍訪不得。一日見汲水女子。酷似玉如。試詰其踪。果是出玉墜於懷中。相與啜泣。別將聞而大怒。執友欲殺。使語玉如云。順己則生。否則同死。玉如抵死不從。將乃益怒。并欲殺玉如。押而行。不令同一處死也。國與傑分路訪玉如。國行前路。見友被縛急取金贖之。傑行後路。值軍士將殺玉如。搜奪其所攜龍墜。傑心疑之。取銀買墜。且爲玉如請命。願出千金贖之。軍士以告其將。將意傑愛此女。卽以贈之。索其好馬二匹而已。傑攜女歸。以示青鬟。果玉如也。傑方告以爲友遍覓之故。而玉如言友已被殺。不願獨

生請覓其屍安葬。傑乃挈玉如青囊同往祭奠。而國已薦友于大將軍。委爲康山守備。又調傑守鄱陽。友亦泣訴于國。言妻被殺。請往祭奠。而國命服朝服以往。且令邦憲夫婦隨行。友與玉如各于郊外向空拜奠。祭畢之後。傑令從人詢問。始知國偕一少年同祭。趨往候國。則友儼然在焉。乃告玉如未死。出玉墜以示。於是彼此相見慟哭。玉如復暫歸傑寓。國爲友備禮。迎至友寓成婚。按劇中金聲桓王德仁俱係實蹟。吳友之事未審的否。

### 錦繡圖

一名西川圖。演劉先主及諸葛亮謀取西川事。昔人以川中山水富饒。侔於錦繡。故以爲名也。有據正史者。亦有採演義者。又有自作波瀾者。與古城草廬諸記。皆先主時事可參觀也。劉先主傳。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部卒數

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成。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瓊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縣竹。璋復遣李嚴督縣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

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諸葛亮傳亮字孔明  
鄒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泰山郡丞亮早孤  
從父元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  
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  
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  
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  
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并  
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  
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  
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西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

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閹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蕃。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并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又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

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卒聽亮說。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礎。之擊鼓以令於市廓。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禮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

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亮出隴右。聞元直龐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此記與草廬記相彷彿。因先主三顧草西川圖也。其事皆接在古城以後。本於演義者居多。如張飛夏侯惇事及三氣周瑜等。皆與正史不合。茲不具載。

### 報恩亭

未知何人所作。言吳脩救陸企。企後代脩死于驛亭。故曰報恩亭。其事不實。中間情蹟。有審問醫官一事。似爲明萬曆天啓間挺擊紅丸二案。及隆萬間諸獄而發。陸企服暗藥。似指王大臣及張差詰問進何藥劑。又似指王金崔文昇李可灼。吳脩似指王之寗。陸夢龍。梁冀似指張居正馮保。李固杜喬似指葛守禮。張問達未可定也。據云。後漢吳脩字正倫。明經起家。歷任臺諫。五旬無子。其妻衛氏欲爲納妾。脩輒不可。梁冀擅權。質帝中毒。倉卒立蠡吾侯。小黃門賀執

以報于脩。脩任西臺御史。拘太醫陸企送鎮撫司獄。必欲讞得眞情。

鎮撫司明  
朝始有

梁冀李固杜喬同時會審。冀恐事露。使獄卒以暗藥飲企。遂不能言。脩根究奸人主謀。冀卽欲斬企以滅口。企口旣暗。手復拶傷。不能書。僅作手勢示意。脩冀相爭不決。冀怒而去。遣人至獄殺企。適脩視獄。見之。擒其役付吏。問獄卒以解暗之法。用暗水飲企。企因得具述中毒情形。脩語企及獄卒。俾作證。見當卽具本奏。明而冀乘夜矯旨縛脩企。立斬于市。時梁太后召杜喬議軍國大政。出朝回署。見縛脩企。云奉太后懿旨誅之。喬遂止勿殺。帶二人至朝門。入奏太后。太后驚駭。立命釋脩。以爲淮陽太守。企亦僅削職爲民。脩單騎赴任。而使夫人衛氏從水道南下。有牛姓者。本雁門人。世以打鐵爲業。秉性蠻直。號爲鐵牛。飲博無賴。流落淮揚間。困臥土地祠。南潯人王佛老。僑淮賣腐。見而憐之。留以爲傭。梁冀子勸分居淮郡。其家人因賭博與鐵牛鬭。見佛老之女瓊兒姿色嬌麗。譽之于主。乃設計棄箱佛老之家。誣以爲盜。捕送縣監。而遣衆劫女歸。逼以爲妾。其

女知父被陷。詬罵不從。乃鎖置密室。使媼日日說誘。鐵牛逃竄于外。脩將抵任。私行訪緝民間事。遇之客店。備悉梁勸陷良爲盜。并奪其女。脩賞鐵牛之俠。薦于關中節度使。簡章脩乃僞充道士。言有異術。能使人回嗔作喜。化梗爲順。梁氏之媼以聞于勸。遂使入室勸化瓊兒。脩密語瓊已卽郡牧。特來救汝。瓊出瑞雲釵一隻。使來人持以取信。恐梁府詭謀相誑也。脩到官立遣吏圍勸宅。取瓊兒呼勸對簿。釋佛老出獄。以女還之。而抗疏劾勸欲抵重辟。冀力庇勸。改調脩于漢中。脩甫離淮。任夫人舟已近淮。佛老慮勸報怨挈女潛竄。無所依泊。徯徨岸上。夫人望見。召問何等人。具以實告。夫人欲留此女爲妾。恐夫以部民子女爲嫌。又念已改漢中。非復所部。乃買置舟中。禁其婢僕。毋與脩言。乘脩入舟。以酒醉之。命瓊侍寢。脩不知而御之。及明。見女問其所自。不勝悔恨。忿而登岸。從陸赴任。脩已爲冀中傷。中道貶崖州司戶。此則唐宋之制。漢時無有。及聞此事。復取旨緝捕。命卽所在斬之。陸企有戚事。漢陽鎮將爲吏。企往探之。鎮將卽鐵牛也。以平蠻。

功由簡章薦拔至此。企從吏所見文書言崖州司戶參軍吳縱釋大盜又娶盜女爲妾。部文到處立斬。企疑是脩而脩適已至驛。企見之驛亭中與相慰勞。因與妻計竊其文憑往投鎮將鐵牛醉立違旨殺之。函首付尉脩聞而挺身出爭。言已卽脩。鐵牛大驚駭。其事既不敢以聞。脩又恩重。遂力勸藏匿。未幾。冀敗。脩寃亦白。召入京師。夫婦復聚。瓊已生子。遂聘企女爲媳。以報其代己之義云。

按梁冀時無所謂吳脩者。長垣吳祐爲冀長史。冀誣奏太尉李固。祐爭之不聽。扶風馬融在坐。爲冀草章。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入室。祐徑去。因自免歸家。不復仕。又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冀深怒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鳩殺之。二人事跡頗有近似者。約略借此。

雪香園

不知何人作。其事彷彿龍公案。演劉思進妻孫氏被埋雪香園中。包拯爲伸冤。還魂完聚。故命雪香園。按史曹后甚賢。聽政之時。多援經史決事。未嘗出己意。檢査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必無所親壞法。至此劇與小說皆僞撰。不足信也。又按仁宗嘉祐二年。以包拯知開封府。綱目云。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小說蓋因貴戚一語。幻出附會。實無其事。據云待制包拯居官清正。日理國事。夜斷陰獄。奉朝命將往陳州賑濟。夜夢文昌帝君降玉帝旨。使拯按地獄冤枉死者。使復生。洛陽書生劉思進貧甚。時逢清明節。至不能辦紙錢麥飯。妻孫氏賢能。夫婦商所以謀生之道。孫氏典衣買絨線作花。獨往西京鬻之。以博微利。有國戚曹鼎者。曹后之父官太師。身都富貴。藉勢恣行。年邁益好色。姬妾滿前。皆不稱意。醫生伊思仁。費效泉奔走於其門。探鼎旨。知。

欲得美妾二人。許爲媒。路遇孫氏有殊色。以買花爲名。誘致曹氏宅。鼎遂欲強逼爲妾。孫氏痛罵不從。鼎怒擊之至死。密瘞之雪香園中芭蕉下。陰令思仁效泉訪其夫。欲并殺之。以絕後患。孫氏冤魂不散。至地府呼控冥司閱籍。知其陽壽未終。授以定魂丹一丸。使守尸不化。又使人分其魂爲三。一守尸。一歸報其夫。一往索命。思進訝其妻之久不歸。方思之。而見諸夢。具道冤死狀。述姓名蹤跡。甚詳。醒而赴西京訪問。與思仁效泉遇。以賣花婦人詢。而思仁不覺吐露。思進念與夢符。乃具詞欲控於包待制。時包在陳州。未返。思仁與效全謀。通知曹鼎。使鼎僞爲包待制。出行於道。而賺思進聲冤。思進竟爲鼎所收。拷掠瀕死。且私禁之。令絕其食。守者哀其冤。稍寬之。得不死。孫氏之魂夜覓飯送。使食包待制。賑濟事畢。還開封。有鬼呼冤於道。則孫氏也。雖心知其詳。無由發覺。乃置酒召鼎飲。鼎亦置酒邀拯酒酣。欲觀其雪香園。鼎稱有鬼鎖閉。甚固。強啓而入。掘芭蕉得尸。攜歸。而上其事於朝。仁宗以爲鬼神陰昧。謂拯凌辱國戚。欺侮大臣。

將置之法。思仁效泉陰相慶。且作詩嘲拯。拯將就戮。仁宗忽悔悟。釋之。拯論前事益力。且聞朝有異國所進溫涼帽。回生杖二物。可使死者復生。請之以救孫氏。上如其請。命理前事。乃出思進於鼎之私獄。以二物加孫氏尸。復活。鼎伏法。并收伊費兩醫棒殺之。朝廷嘉拯能。晉階三級。授思進官。封孫氏爲勇烈夫人。夫婦感拯恩。思進刻沉香爲像。孫氏繡其容。終身頂禮之。据龍圖公案。則云潮州秀才袁文正。應試東京。挈妻張氏同行。投寓黃婆店。曹二國舅馬上見張之美。邀其夫婦入府中。醉袁以酒。用繩絞殺。并絕其三歲之子。棄尸後花園井中。逼張爲妾。張不肯。從監禁密室。包拯賞軍還朝。路遭怪風。旋繞曹宅。拯乃打開鎖門。使吏勾冤魂問狀。掘井果得。時大國舅移居獅兒巷。二國舅移居鄭州。挈張氏去。拯往晤大國舅。大國舅以書囑弟令殺張以滅口。院子張老勸令投入井中。因密救張出宅。抵京控告于拯。拯先後拘兩國舅俱問。抵大辟。仁宗駕幸拯第救之。乃誅弟而釋兄。于是大國舅入山修行。遇真人點化。竟入仙班。卽

八仙中曹國舅也。其說與此劇各異。而荒誕則同。然八仙中曹國舅云是宋時人。自仁宗曹后外。更無曹姓后族者。姑存疑以俟考。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二終

#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三

江都黃文暘原本

長洲吳梅校訂

## 小天台

未知何人所作。演馮王陸韜遇霍氏二女事與雙鴛佩相同而情節曲白往往。

互異園名小天台故名。

略云馮王字比玉金陵人吏部侍郎朝卿之子。

佩云雙鴛

家與年家子陸韜友善時奉朝旨文生考試必兼騎射乃同往郊外演習陝西

俠客楊義忠善射三人結爲兄弟。

似雙鴛佩有義忠糾衆勸賈道公田事此劇無有

太湖賊花譜芳素

與義忠結契招置寨中義忠屢勸納款譜芳不從義忠不得已暫留。

雙鴛佩云花譜芳之

孫花再芳此劇云譜芳互異

龍圖學士霍匡無子妻李生二女長素娥次青霞皆國色也。

雙鴛佩云杜成字思美

馬霍匡

王韜及統制杜仲宣之子成

雙鴛佩云杜成字思美

皆匡年姪館其園小

天台

雙鴛佩云梅花書屋無小天台之名

以聞簫爲題限開字韻命三人賦詩王詩云花下湘簾

風自開玉簫。低送暗聲來。朱脣淺破櫻桃萼。丹鳳忽從雲際回。韜詩云。東風吹入鳳凰臺。暗渡新聲窗外來。腸斷碧雲思。弄玉無言脉脉對花開。匡俱嘆賞。惟杜成詩蕪陋不堪。匡笑而置之。雙鴛佩中卽賦雙鴛佩詩。以鴛字爲韻脚。且先令作。且以聞簫爲題。開匡攜三人遊湖。乳嫗引二女遊小天台。得狂韜詩。諷誦不<sub>字爲韻亦皆互異。</sub>  
杜作嗣後馮陸二生至命之續作此劇則三人同

已意各有屬頃之。三人歸。驀然相遇。杜成欲謀委禽。二女私言心曲。恐悞配匪人。乳嫗乃勸二女各出夫人所賜雙鴛佩。密遺兩生。爲終身之訂。素娥屬狂青霞屬韜。嫗詣韜爲杜成所覺。乘韜夜臥盜其佩去。首之於匡。此段大同小異。時花譜芳入寇。賈似道置之不問。方與門客鬪蟋蟀于半閒堂中。另有數門客姓名。雙鴛此劇無有勝者。簪花披紅。匡聞賊警。造商兵機突入見似道。謂而責之。入朝劾其罪過。回家候旨。適成以佩首。匡見而震怒。卽向妻索佩。隨呼兩女窮究。會上以似道慘恿趣匡提兵勦賊。匡乃逐馮陸兩生。而留成經紀其家。此段大略相同。率兵赴戰爲譜芳所擒。義忠力救。羈留寨中。譜芳與義忠不合。乃與分營而居。此段大略

似杜成自匡出征後潛入後園希圖鑽穴乳媼喊獲送于夫人夫人釋而逐之

雙鴛佩云。乳媼及家人。此辱此云。白于夫人。

成唧恨投似道門下極稱兩女之美似道出十二樓中

女使觀云皆不如

雙鴛佩云。後美投廖瑩中。此劇無有。

乃矯旨以霍匡降賊抄

沒家屬欲娶兩女爲妾時素娥抱病家僕有與似道家人相合者密洩成謀僕

歸告夫人舉家逃避舟至太湖夫人及青霞爲賊卒所掠素娥以病脫于是舟

婦送素娥及乳媼至吳興女貞觀避跡義忠聞花卒掠得婦女二人詢知爲霍

氏眷屬送居西山橘園命女奴膳養之而遣聞于匡

此段大略相同。

匡回金陵聞匡被

擒復來臨安探望緹騎卒至擒送似道備受榜掠發大理獄命獄官斃之獄官

朱恩嘗受珏父恩縱使逃去而自經死

此段亦

時將大比陸韜赴臨安過女貞

觀遇乳媼知素娥避難于此

此段亦

珏自出獄渡太湖亦被掠見義忠爲言霍

氏母女見在惟長女不知所之珏大悲感義忠勸變姓名爲馬雙玉

雙鴛佩云。馬珏遇霍

匡此劇無有應試遇韜于闈中互言素娥青霞所在彼此慰藉

此段略

杜成聞女貞

觀流寓女甚美。往。得實。統僕刲素娥歸。適成父在任病篤。遣將召成。成幽素

娥別室而去。

雙鴛佩無成父召成事。

是時文闈撤棘上。親試騎射。擢馬雙玉第一。陸韜第

二似道主宴見雙玉。識爲馮王。陰欲陷之。密奏雙玉有文武才。請命討花賊旨。

授雙玉陸韜並爲監軍。雙玉乃寓書義忠使爲內應。義忠射殺譜芳。詣軍降。雙

玉迎見霍匡寄置霍氏母女。義忠親往女貞觀取素娥。見乳嫗知娥被刲。

此段略相

同。令嫗引入成家。成方探父而歸。遇于門。義忠脅成出素娥。送還其父。而沉成

于水。

此段互異。又爲馮陸兩生執柯。

雙玉等振旅還京。共奏似道諸罪。上親鞫之。命

謁者監董宋成傳旨復匡舊職。雙玉復名王。授翰林賜配素娥。陸韜晉級賜配

青霞。楊義忠授太尉。賈似道配循州。殿前校尉鄭虎臣監押霍匡歸。乳嫗憩明

二女以雙鴛佩于小天台。訂姻事。義忠奉勅送兩生入贅匡家。

此段亦大同小異。

## 雙鳳環

不知何人作。以唐令狐琨姪女霜筠及駱氏女艷。皆以雙鳳環作合。歸白衷爲

室。故名其關曰姓氏皆空中樓閣所引武后時事悉與正史錯謬據云吳人白衷字素懷故宦侃之子孤貧無以自存侃嘗有恩于來俊臣衷聞俊臣顯欲往求助喚船至潤州負病囊竭欲以襦被償船家而乞食至京船戶駱姓有女名艷哀其窮出貲助之抵京謁俊臣拒不納衷憤將投道旁井遇其父同年補闕令狐琨救免留至家琨性剛果其弟鏞天姿柔懦以都督鎮黔中鏞之女霜筠有才貌兼通武略琨愛之隨父赴黔時琨出家傳雙鳳玉環二一以付筠一留爲筠擇配謂當以此爲驗也武后臨朝貶中宗於房州琨哭諫忤后下獄論死以狄仁傑張柬之等疏救杖謫廣南家沒入官童僕盡散衷請俱行至涪借宿普濟寺琨高衷義以姪女許字出鳳環贈焉武三思矯后旨遣人追殺琨衷爭之不得琨竟遇害衷募貲葬琨于寺旁三思復遣人追衷至江瀆遇駱舟甫入艙而追者踵至艷藏衷於柁底追者悅艷欲私之被艷賺入後艙爲衷所殺衷乃得脫去令狐鏞之鎮黔也以符節付其女霜筠權攝兵事而養疾于小庵

武后改國號曰周。欲嗣三思。頒詔四方。使者至黔筠置之館驛。大召官屬起兵匡復唐室。檄諸鎮尅期進發。召使者毀武后易姓之詔。而榜逐之。鏞窘甚。莫知所爲。不得已率前部兵進。周遣將翟彬蓬統兵討筠。與鏞遇。擒而釋之。使誘致其女。許以復官。鏞果賺縛。霜筠解京時。衷歸江東。得故舊資助。欲投中宗。喚渡復遇駱舟。三思俊臣等方假后旨。遣使以鳩酒害中宗。駱艷聞其語。告衷。衷奔赴房州。說諸生毆斃使者。率衆護中宗。而衷之鳳環遺舟中。爲艷所得。周將從水道解霜筠。筠得與艷遇見。環詢知其詳。艷以環還筠。筠自分且死。出己所藏環贈艷。爲衷聘艷爲妻。艷欲謀脫筠。筠不可。而囑艷改男裝。以己行樂圖持至三思門。賣之艷如言。三思見圖。果悅。留艷爲僕。召俊臣商以俊臣家啞婢易筠。斬之。而舉筠入其第。欲逼爲姬。筠爲大言曰。日者嘗言我命當爲后。請俟異日。三思久懷篡逆。聞其言。志遂決。會太后命三思調藥。三思使俊臣以毒置藥中。進入宮筠陰令艷奔赴狄仁傑首其事。仁傑密啓后。俊臣進藥。后分其半飲俊。

臣流血死。后遂大怒。磔三思。命捕其家老幼悉斬之。而以首人爲內廷執戟郎。豔知筠亦在所捕。急投老中官裴姓。冒爲姪。裴喜甚。留飲極酣。裴室有九龍牌者。持以傳旨。可以生殺人。豔改中官裝。竊牌夜赴法場。救霜筠。賺出關。將奔中宗。會后遣使迎廬陵。而白衷以救護功。爲長史。先行至旅店中。見一人持鳳環而泣。一人繼至。貌如熟識者。訝而詰問。則艷及霜筠也。艷父以失女傭工先在衷所。于是皆得會一處。各道踪跡。隨至京。詔贈現官恩蔭其族。一子賜金改葬。舍筠不問。并宥其父。筠與艷皆歸衷爲室。雙鳳環乃復合云。按史武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劇中令狐琨琨卽安靜。又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令狐琨借此影射。武三思非太后所殺。來俊臣伏誅。人爭噉其肉。無

賜毒藥流血事三思俊臣亦無兩次行鳩事種種皆謬。又越王貞舉兵匡復。

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瓊。瓊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

劇中令狐霜筠激諸將起兵匡

復借此語增飾

## 雙飛石

未知誰作演張清遇瓊英事全據水滸傳兩人皆善於陣前飛石故云雙飛石。

也略云張清彰德府磁州人。

水滸傳但云彰德獻添磁州

又云清字淳之亦傳所無也爲東昌守將飛石

打人百發百中時稱沒羽箭副將二員一曰花項虎龔旺一曰中箭虎丁得孫。

是時梁山泊宋江等橫行州郡江僞讓盧俊義爲魁。

按傳晁蓋爲曾頭市射殺

遺言爲殺仇者奉爲渠魁

俊義活捉史文恭故江不得不讓也俊義不從而其部下頭領亦皆不服俊義江乃令吳用設圖

拈得東昌東平二郡江與俊義分兵攻打先下者卽爲山寨之主江拈得東平。

俊義拈得東昌俊義兵至府尹陳秉忠趣清禦賊固守待援。

水滸傳戴秉忠爲

俊義力

攻不下而江已破東平降董平與俊義合交鋒之際徐寧楊志劉唐林冲李達

等皆被擊傷

按傳徐寧楊志劉唐外尙有燕順韓滔彭玘官贊呼延灼朱仝雷橫關勝索超董平及前打郝思文故云十五員大將卻無李達林

也董平入陣說清降江清罵平且發石擊之平初避不受擊既而近前馬上相

摔俱墮於地

清遂爲江衆所執

按傳平與清戰連擊二石子後于馬上相攬林冲等救平平復被擊一石子其後宋江棄糧于

道以誘擒清非清與平互摔時爲江所執也

旺得孫亦被執俱降于江清在水滸寨中嘗夢教一女

子瓊英使槍飛石之法與訂盟爲夫婦清贈瓊英石子二枚瓊英贈清金鳳釵

一隻醒而釵在手中遂相思得病

此段本之水滸然傳無得石及鳳釵之說

河北田虎作亂稱王連

破汾陽介休等邑鎮守官蔣韜請救太尉宿元景建議招安宋江

按傳宿元景招安宋江等

進京卽使征遼非卽征田虎也

以江爲招討使俊義爲正印先鋒率兵征勦給以空頭札付百

張部下諸將量才擢用先是介休人仇申與妻宋氏女瓊英探其岳喪虎將鄖

梨稱爲國舅者殺申而劫其妻女以宋氏獻于虎宋氏大罵

傳申非梨異

虎令築

墳西郊鐫碑以表其墓瓊英爲梨取歸梨妻倪氏恐梨納以爲妾收作義女撫

如親生。迨年十六。力舉五百斤石。武藝絕倫。夢中得清傳授飛石之法。試之百中。及宋江等奉命征虎。梨每戰輒敗。虎軍師喬道清又爲公孫勝所敗。遁而歸山。梨乃舉其女瓊英爲將。虎遂授以都督之職。盡將其兵用石擊江部將董平。楊志李逵等莫不傷敗。清以病留寨中。稍愈則急詣軍前効力。對陣見瓊英。卽夢中之女。兩心相許。瓊英教清僞作表兄。詣其軍營。說梨殺虎。梨從其計。入虎帳。瓊英以梨爲叛。并縛梨虎殺之。籍其士卒軍資以降。江奏于朝。乃擢江俊義。及清職。賜瓊英以夫人之號。又封贈其父母。亦授葉清千總。清與瓊英遂成夫婦。養梨妻倪氏終其身。按水滸傳。田虎者。威勝州。沁源縣。獵戶萬山環列。哨聚其間。侵州奪縣。官兵不敢當其鋒。威勝州卽汾。汾陽州卽汾。昭德州卽潞。晉寧陽卽平。蓋州卽澤。五州五十六縣。皆爲所據。張官置吏。自稱晉王。宿元景奏令宋江爲平北正先鋒。盧俊義爲副先鋒。盡挈正偏將佐。協同征虎。恢復陵川。高平。蓋州。陽城。沁水。壺關。傳中有宋江置酒宜春園中雨香亭。李達醉後夢登天池嶺。又夢入文德殿爲值殿將軍。殺蔡京童貫楊戩高俅。又回天池嶺。

見秀士告以十字云要夷田虎族須誥瓊矢鏃。又夢見其母且爲虎所撲揮斧砍之用力太猛及醒掀翻碗瓊矢鏃蓋張清遇瓊英之兆也劇中李達夢境一

折本

又用公孫勝攻破虎所用國師喬道清恢復晉寧昭德

傳云道清名冽陝西涇原人游崆峒

山得異術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曾往九宮縣二仙山訪道于羅真人真人以其外道令道童傳語俟其遇德魔降然後相見後果爲田虎所用呼爲國師時殿帥孫安援晉寧道清援壺關宋江等屢爲道清所敗樊瑞與鬪術亦敗直公孫勝至蹙之五龍山圍之百谷嶺孫安已降于江而道清遁入古廟安往說之乃降拜公孫勝爲弟子其降處卽昭德羅真人所云遇德魔降也劇言道清遁去小異虎乃封僞國舅鄆梨爲樞密其女

瓊英爲郡主梨統大衆瓊英爲前部先鋒瓊英者本非梨所生其父仇申居介

休綿上娶平遙宋有烈女生瓊英至十歲時有烈身故宋氏隨夫往奔父喪留

女在家令主管葉清看管中途遇盜殺申掠宋氏去清與妻安氏奉瓊英以居

田虎作亂遣梨徇介休瓊英及清夫婦皆被掠梨引瓊英見其妻倪氏撫以爲

女劇言梨欲以爲妾倪氏妬之故撫爲女以絕其望與傳異清從梨戰有功虎授清爲總管奉梨命往石室

山採取木石部卒云此處有一美石白如霜雪土人欲取之卻被雷擊不敢近

清率軍士往則變爲婦人尸清近前視之則其主母宋氏頭面破損蓋被賊逼

不從墜岡撞死也。其馬圉因言虎得此婦欲以壓寨婦誑虎釋縛擗身岡下虎使馬圉剝其衣服而去。劇言虎重其烈爲

之覆蓋與傳小異

清還令卒用土掩之回至威勝以虎

殺申掠宋及宋守節撞死使妻備告于瓊英瓊欲報父母之讐時刻不忘每夜

輒夢神人言欲報父母讐待我教汝武藝自此演習鎗棒以爲常宣和四年冬

夢一秀士引綠袍年少將軍教瓊英飛石且言此位將軍是汝宿世姻緣也覺

而記飛石之法取鵝卵石試之應手擊碎鵝尾倪氏問故瓊英詭云夢神與言

汝父有王侯之分特教汝異術以助成功梨聞而試之則武藝精熟飛石如神

名聞内外衆呼曰瓊矢鏃欲爲擇壻瓊英告母必得能打石如己始與爲婚年

長十六未字梨既保爲先鋒餘兵五千與宋江諸將相角劇言瓊英盡

梨兵小異王英扈

三娘顧大嫂林冲李達解珍等皆被擊傷而葉清夜探宋江營告以鄆梨中藥

箭求訪醫人具述瓊英欲報父母讐之意安道全又向江言張清曾夢教一女

子飛石云是宿緣清思憶致病江乃令道全改名全靈清改名全羽入梨營中

靈以醫瘡立愈。遂薦羽武藝用以爲將。入陣時江令諸將詐敗數次。梨愈信之。  
益委以兵。納爲壇<sub>劇無先</sub>。於是裏應外合。鳩梨擒虎。標題中張清緣配瓊英。及  
張清瓊英雙建功。乃其事蹟也。劇中大同小異。

### 元宵鬧

不知何人作。演水滸傳中盧俊義始末。以吳用設計於元宵夜火燒翠雲樓。劫  
俊義出獄。故謂之元宵鬧。事蹟俱與傳合。惟插入張文遠一段。非傳所有。略  
云大名富戶盧俊義力敵萬人。名滿河北。綽號玉麒麟。梁山泊宋江聞其名。欲  
勾引入夥。吳用設謀遣鼓上蚤時遷潛至其家。爲鬼怪擲瓦礫使不安其居<sub>此段所無</sub>。而用則僞爲星士。造其門。以大言撼之。俊義呼問吉凶。用謂將有危難。  
須出千里外。始得避免。且造口訣。使俊義題壁。以爲後驗。實則以盧俊義反四  
字藏頭。而俊義不知。促裝欲往泰安州進香。其家管鑰者曰李固。腹心曰浪子  
燕青。固本乞兒。乞食于俊義門。俊義之妻賈氏愛其貌偉。勸俊義收用。委任家

事青則多技能。尤善伏弩。有俠氣。俊義特重之。至是聞俊義信星士言。將遠行。皆阻之。俊義不聽。留青於家。使固隨行。行近山泊。店家以泊中有大盜。勸使繞道。俊義恃勇。以旗揭車上而進。至則伏兵四出。佯敗引入。泊中被擒。江等說使降。不從。則強留俊義。而放固引車仗先歸。瀕行。用陰語固云。若主已無歸志。壁上反詩可證也。固歸與賈氏通賄。留守梁中書首俊義反。逐燕青而占其家。俊義從山泊乞歸。青伏道左哭訴。且勸無歸。俊義不信。歸則被縛至官。嚴拷誣服。固賄獄吏蔡福。蔡慶使陰殺之。福知其冤。未決。而江等已覩知之。潛使柴進以千金餽福。福爲轉賂官吏。得從寬發配。固又賄役中道謀害。行人深林。兩役方下手。燕青踵至。放弩射殺役。負俊義逃憩店中。青出求食。而殺役事覺。官遣吏捕。獲俊義去。會江等遺楊雄石秀探信。與青遇。青與雄歸泊。秀入大名。聞人嗟嘆聲。以俊義將戮于市也。秀從酒樓飛墮法場。劫俊義走。寡不敵衆。兩人皆被擒。官既畏賊。不敢卽殺。福又善視之。得不死。時值元宵。大名府常年燈事甚盛。

官欲禁燈。則恐笑于盜。下令如常。府有酒樓曰翠雲。爲遊人聚集之所。吳用定計。預遣頭目至大名潛伏。而令時遷於翠雲樓放火。爲號。統兵繼進。及期內外夾攻。城中大亂。官俱出走。于是劫俊義石秀于獄。擒李固賈氏。並拉蔡福蔡慶同入夥。唱凱還寨。俊義手刃固及賈氏。江等設宴慶賀。後並受招安。征方臘有功。各授官爵。事皆出水滸傳。但傳中尙有宋江率兵攻大名。梁中書告急于蔡太師。遣關勝討江。江誘使降。又雪中賺縛索超。宋江患疽。張順延醫諸事。俱不詳。而李固所交張孔目。則劇中指爲張文遠。謂其殺閻婆惜。後實未嘗死逃至大名。復爲孔目。且與賈氏亦有私。此皆隨手牽合。借景生情。水滸傳中不載文遠下落。蓋文遠不過鄆城之吏。原與水滸無干。特用宋江殺婆惜以爲入白張本耳。青樓記謂婆惜活捉文遠。此又牽及賈氏。可供啞。豈梁山盜魁之妻必皆文遠染指耶。

## 醉西湖

不知何人所作。所演時可比吳雲衣事。與雙俠賺小天台。俱有相彷彿處。又各不相合。用賈似道醉遊西湖以爲名。可比遊園。突遇雲衣。卽湖畔也。略云。臨安諸生時可比。字虎文。與書童文鹿踏青湖上。偶入樞密使史以忠花園。遇其甥女吳雲衣。彼此留意。賈似道日與衆姬遊讌西湖。猶恨無絕色者。廖瑩中譽以忠甥女之美。似道欲得之。遂遣以忠守淮揚。以禦元兵。而託名采綉女。以雲衣備選。雲衣臨行。題長相思一闋。令婢淡娟付可比。以爲憶念。可比見詞。不勝憤怒。遂攔駕奏劾似道。似道執送瑩中酷拷。罪至大辟。有任俠者。南粵人爲似道虞候。弟傑。哨聚海中。自稱中山王。遣人駕舟至臨安。欲請俠去。俠知雲衣舅忠耿。而可比緣其甥女得罪。乃竊令箭。賺出候潮門。使入弟所遣舟。以書囑弟泛海至傑處。可比方付市曹處決亟。相府幹辦鄭虎臣僞傳似道令言奉詔停刑。遂救可比。抵平湖。始告以相救之故。贈以資斧。俾遠行以避禍。虎臣遂潛隱山中。任傑接俠書。留雲衣寨中。俠初救雲衣出。欲并救可比。及聞可比已被賺

而免。乃詣海探弟。且慰雲衣。時元兵破淮揚。以忠自刎。靖節詔似道與瑩中出  
守潤州。俠令弟傑分兵護駕。自領兵復淮陽。可比已易姓名曰文虎。投俠獻策。  
元兵破潤州。瑩中歿于亂軍。似道遠遁。俠用可比謀敗元兵。復淮潤。俠兄弟偕  
可比並受朝命。拜顯爵。以忠賜祭建祠。俠疑文虎似可比。細詰其情。始以實告。  
遂奏復姓名。接雲衣至臨安。與爲配偶。文虎避難他竄。遇淡娟于途。結爲夫婦。  
復挈投舊主人。而似道遁至木棉庵。虎臣爲道人。居庵中。譏諷似道。責以當死。  
以忠已成城隍之神。半夜入庵。率鬼卒索命。似道遂自經。又按劇言。廖瑩中  
死于亂軍。非也。瑩中以似道之敗。懼禍及己。且不忍負其恩。飲藥酒而自盡耳。  
瑩中有文名。當時不合爲似道之用人。人身名俱敗。劇言似道逼人妻女等事。皆  
瑩中所爲。則失實過當也。

## 樓外樓

未知何人所作。以姚女曼殊所居妝樓。與準提庵中半雲樓相望。曼殊夢見隔

樓人贈詩。後與楊立勳爲夫婦。如夢中所見。故名樓外樓。夢中有駕鵠梁詩句。楊生又題牆曰鵠梁。故又名鵠梁記。按劇中稱金大定十三年癸巳歲至乙未三年間事。考之金史無楊立勳姓名。其事蹟關目亦皆空中樓閣。略云。河南臨漳人姚景崇。大金朝侍御史。有女年十五。小字曼殊。春日與婢紡琴。登妝樓曉望。樓前準提庵中。有樓曰半雲。與妝樓相對。曼殊春困。憑几而臥。夢見隔樓中有貴人貌甚美。遙與相見。贈以詩曰。綠楊隔岸映姚黃。欲渡銀河駕鵠梁。三載飄揚垂竹史。一春富貴伴花王。醒而語紡琴識。之後南園池蓮盛開。與紡琴往觀。遇一生翩然渡橋而來。與夢中所見無異。日成久之。生題二字于牆曰。鵠梁而去。曼殊心異。使紡琴問園丁。此生爲誰。則云同里楊公子。楊公子者。故縣令子。負文武才。好遊俠。不樂仕進。故亦不立名號。獨與本縣都頭董超。以劍術相知。故人但稱爲楊公子。準提庵中東西二房。東房僧曰月印。西房僧曰悟聰。諸生張雲程向月印借半雲樓爲書室。月印以樓與姚宅相望。禁毋得開牕。

辭不允。雲程銜之。乘月印他出。私上樓開牕。易戴僧帽。向姚宅樓。以謔語挑曼殊。曼殊怒。告其父。遣人逐月印。其樓屬悟聰。聰以假雲程。雲程勾匪類。縱飲賭博。悟聰不能堪。夜以白衣冠作無常鬼。驚之。雲程得疾歸。其妻陶一娘。醫禱不效。乃獨往庵中拈香。悟聰矚其美。卽以雲程所遺衣巾。僞爲秀才。誘一娘入。欲奸之一。娘號呼。遇鄰人來取火。得脫歸。慚忿自縊死。雲程告于官。刺配悟聰于汴。申憲表陶氏貞。監押聰者都頭董超也。有他事不得行。又無人可代。商之楊公子。公子慨然代行。至祥符。聰以酒灌公子醉。夜半持刀剃公子髮而逃。公子醒。店主勸使軼。不從。竟以己爲聰。而使店主爲監押。赴汴。聰逃至一村。遇邏卒。失足墮井而死。公子至汴。宣撫使蕭良弼與悟聰之父有舊。詢知履歷。且奇其貌。欲薦之。征南大將軍環廣陵軍前效用。公子以實告。良弼益奇之。乃命名曰楊立勳。給書使赴廣陵。時巨寇林豹陷荆襄。僭號。環方需才。得之大喜。卽命爲兩湖招討使。率兵進剿。屢戰得勝。董超亦從軍爲裨將。會重陽節。豹至淨林寺。

登塔立勳遣兵四伏而已則爲僧人隨豹登塔。梟其首級歸賊遂平。曼殊自與楊遇與其父母遊園見鵠營巢上梁。其父以爲瑞。曼殊乃以夢中詩及所遇楊公子以告。其後求婚者數至皆不應。立勳凱還封楚國公歸里至庵行香庵復爲月印住持。登樓憑眺遙見曼殊訪知未字乃使月印爲媒景崇許之合。晉之夕曼殊語前事屈指三年始知婚姻仕宦皆有定數莫可強也。按金大定二十九年世宗孫環立初允恭卒以孫源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環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卽位劇此則無鎮廣陵爲大將軍事林豹陷荆襄亦係捏造。

又按水滸諸書解役之名大率曰董超薛霸非事實也。智囊吳中有石韃

子者善謔多智嘗困倦步至一邸舍欲少憩有一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牕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小婦臨牕刺繡石乃襲僧衣帽微啓牕向婦而戲婦怒以告其夫夫因與僧鬧僧茫然莫辨亟移去而石安處焉。

# 鐵冠圖

不知何人所作。影掠明末崇禎事蹟。真僞錯雜。淆惑視聽。如范景文之忠烈。而痛加詆毀。李國楨甚平平。而極口贊揚。非村夫妄談。卽邪黨謬論。演唱相沿。幾惑正史。亟當駁正者也。據云。崇禎以流賊逼近。召見諸大臣。魏藻德。范景文。朱純臣。李國楨等。措置軍餉。

劇言大學士魏藻德奏鳳陽陵震響旨令鳳督馬英祭奠。按崇禎十五年雷震孝陵樹。帝使成國公朱純臣行視山陵。責引朱經臣看過云云。不爲無本。劇又言兵部尙書范景文請推督臣旨云已遣大學士曹春督勦。景文奏督臣駐真定府抱病而撫臣

遠避平陽旨。遂令太監杜烈往鎮三關。按范景文初爲南京兵部。由工部入閣。未嘗爲兵部。彼時兵部尙書乃張縉彥嗣昌罷歸後。起工部尙書。由工部入閣。未嘗爲兵部。彼時兵部尙書乃張縉彥

也。劇大誤。大學士曲沃李建泰自請督師。聞曲沃已破。託疾駐保定。後竟降于李賊。曹春之名。乃改換非實也。范景文二十忠臣之首。劇扮丑脚。最可痛恨。劇又言成國公朱純臣奏借助軍餉事。旨令臣民紳士家捐貲助餉。此事有之。而未必發于朱純臣也。劇又言李國楨奏流賊將近薊州居庸昌平皆京師門戶隄備當急。遂命太監杜秩亨同國楨提督九門。按秩亨不與國楨同事。此記未知是否。劇于崇禎自敍云。楊嗣昌喪于荆楚。孫曠敗于陝西。按陝西督師孫傳庭誤爲孫曠。李自成攻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力戰。關破自刎。按賊破榆林。由忻代趨

力拒守數日間。殺賊一二萬。及兵敗。遇吉闖室自焚。見執。猶大罵。被賊磔死。遂屠寧武。引兵趨大同。巡撫衛景瓊死節。賊又趨宣府。總兵姜瓖約降。巡撫朱傳

馮欲戰無應者拔刀自刎諸書所載大略相仿今云杜勳督寧武軍出戰被禽  
回入關內逼遇吉出戰潛引李巖李牟兵入關遇吉戰敗回至關下巖等令遇  
吉妻白氏招其夫降白氏激遇吉死戰爲賊所殺遇吉亦自刎此所記甚頗倒  
失實杜勳監視宣府諸書多言降于宣府並非寧武也遇吉妻劉氏忠勇與夫  
同殉乃是實事劇內李自成說白云近在南陽自號永昌自成僭號永昌乃存  
西安非南陽也劉宗敏直稱汝侯不言其名宋獻策改其名爲宋計較未知何  
意自成遂由居庸關入直犯各門崇禎知城已破遂有煤山之變

劇言杜勳與自成言李國

楨現任戎政全杜秩亭督守九門國楨忠勇出衆獨守實難攻打幸秩亭分任  
其事脩書結爲內應自成攻平則門秩亭張燈爲號賊兵遂得登城按諸書有  
言唐通杜之秩在居庸降自成者無之秩守城之說也國楨庸材賊至不能發  
一矢且國楨所守乃西直門劇云齊化門亦誤守齊化門者朱純臣也自成之  
兵由彰義門東直門兩路而入亦非平則門也鐵冠道人留下畫圖三幅崇禎  
得之通濟庫中彼時裨乘中有此等語亦是齊東謬妄之談蓋鐵冠是洪武時  
人成祖遷都北京果見此圖亦當毀滅豈有移藏庫中之理劇據以爲標題曰  
鐵冠圖已鄙陋不足論鐵冠乃張三丰此捏一名曰張淨何也白猿傳語庫神  
現形引崇禎視庫之誚更屬荒誕所造五言絕句一首尤妄劇又屢言兵部尙  
書范景文時在內閣本兵張縉彥縉彥前則張國維馮元飭等劇硬坐景  
文何也述景文語云杜勳失陷寧武唐通失陷居庸半虛半實劇又云十八日  
周奎宴客請田皇親及公侯大臣朱純臣李國楨范景文及四內閣等皆與國  
楨見勢危慷慨罵座而去景文等嘲笑國楨酣飲自如按裨乘中有言其時國  
戚大臣等無憂國之心樂如故者亦是懸空揣摩非實據也純臣雖亦平庸  
彼時不掌兵後死國難蓋相較則優于國楨至景文生平以忠義自許崇禎十  
七年二月由工部尙書入閣三月中浣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今乃云赴周

于奎之席與之暢飲。國楨詆爲衣冠禽獸。名教罪人。何其肆無忌憚。誣譖忠臣。至于如此。其殉難。則竟略不言及也。四內閣者。蓋指陳演魏藻德丘瑜方岳貢。然獨以景文爲尙書。又以周奎作周翹。田弘遇作田景福。皆誤言。以東宮託周奎。此似有因。然謂崇禎至奎家公侯大臣。皆在內燕飲作樂。命王承恩傳諭管門者。拒絕不傳。周奎卽非忠良。安有門者敢拒承恩傳諭之理。此三家村陋夫所言也。裨乘有言。朱純臣守齊化門。崇禎至其第。闔人辭焉。上太息而去。然則辭者以其主人守城。不在家中。無人迎接也。豈燕飲之謂乎。且裨乘旣云太息去。則悵恨純臣不足恃矣。又云回宮以硃書諭內閣。命純臣提督内外諸軍事。云云。則又專任純臣也。硃諭是真。則至其策之言亦未的也。劇更捏造云。純臣飲周奎家。則愈謬矣。按純臣朱能之後。封成國公。當崇禎時。屢掌營府。爲帝所倚。任城陷爲賊所殺。劇又言擊鐘無一人應。惟國楨與杜秩亨見駕。命秩亨于城上懸燈三盞。云云。按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是實。無國楨獨至之說。劇又言周后先殉。崇禎旋入煤山。王承恩從縊。皆是實事。但周后自經。作自刎誤。王承恩提督內外京營。與李國楨共事者。劇移其事於杜秩亨。亦誤。劇又言李巖爲自成搜宮。得韓宮人。誑云公主巖攜以獻。自成自成。即使配巖。韓乘巖醉。殺之。因卽自盡。此因費氏而誤也。李巖兄弟爲牛金星所殺。于費無與。劇又言自成搭篷。殆崇禎李國楨要以三事。云云。裨乘有之而未的也。劇又言國楨請于自成。得杜勳。杜秩亨殺之。此無異。醉人說夢。可怪可哂。劇又言流賊見國楨激烈。殉難極相欽服。此亦未的。附辨于後。劇又言自成以借餉爲名。拷打百官。至有夾腦袋者。諸書往往相同。蓋是實蹟。所云四閣老者。卽陳演魏藻德丘瑜方岳貢也。內有十三科道。一曰句村陋不識官制。可哂。

裝載金銀財寶逃往陝西。此段實事。但未詳載。自成之死。末後以鐵冠道人與誠意伯劉基說。

明畫圖三幅之故。以作收束云。此亦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按李濬和州人。從成祖靖難封

襄城伯傳子隆孫珍。珍沒于土木。無子。傳弟瑾。成化中平四川都掌蠻。進侯。卒

贈芮國公。子黼嗣。伯黼卒。無子。以瑾兄璉子塘嗣。又四傳至守琦。崇禎初總督

京營。坐營卒爲盜。落職。憂憤卒。子國楨嗣。國楨性輕佻。好戲蝶。然便佞有口才。帝嘗召對。國楨指陳兵勢。灑灑可聽。帝信以爲才。十六年。命總督京營倚任之。國楨益以口舌取寵。於訓練戰守之策。懵如也。時尺籍雖虛。然尙可得十餘萬人。國楨雅不以爲意。明年三月。流賊長驅薄城下。始遣兵登陴。再宿而城陷。國

楨欲突崇文門。不得出。復奔朝陽門。守將孫如龍已迎賊。張能于城上勒國楨降。國楨解甲聽命。能羈守之。責其賄不足。請還家斂貲。而家已爲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以荆筐曳還。能置酒觴之。戲曰。大將軍狼狽乃爾耶。是夕。國楨以

所繫縲自縊死。

按此國楨實蹟也。國楨才本庸下。自十六年受事。若果忠勇。豈

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而大哭。賊執

以見。自成。國楨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降。國楨要以三事。

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  
葬崇禎于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  
往至陵裏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按國楨本世爵。又總京  
營兵大臣也。自成犯闕。京官四品以下者留用。三品以上皆不用。大率拘禁拷  
掠。以取其貲。二十一日。牛金星檄取百官朝見。是時非降即死。無有兩途。官小  
者亦無中立之理。國楨握兵大臣。安得優游無恙。十九日丁未至二十四日辛  
亥。賊昇崇禎梓宮。國楨製衰而往。自成始以好語誘國楨降。其前數日。當在何  
處。未聞自成有此寬政。獨不究一握兵重將也。於時左庶子周鳳翔赴東華門  
哭崇禎梓宮歸而自盡。然亦恐已在二十一日之後。未得如馬世奇劉理順等。  
況國楨大臣。乃能自去自來。待至此而脅降乎。劇之無稽。至謂國楨手殺二杜。  
不足與辨。而紀事等書。閱者每信爲實。不知當時妄傳甚多。偶信一說。而筆之。  
書久而事實漸明。其誤自見也。然世俗易惑。不容不辨。彼時大臣惟大學士蔣  
德環已予告出。城權住會館。故雖被賊傷。而得完節。南奔大學士陳演。雖已乞  
罷。而戀賞未行。遂爲賊執。拷掠致死。其餘無得免者。國楨爲賊執。取繖自縊。猶  
勝刑拷而死。然盡掩飾以爲大忠。則謬甚矣。紀事又有云。崇禎十二年。以內官  
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然則秩亨提督九門。乃從前事。而杜之秩又自一人。不當扭合爲一也。

又按宮人費氏。年甫十六。投于眢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  
告汝主。羣賊擁見。自成。自成令內官察之。非是以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  
給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擇吉成禮。生死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  
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劇誤爲韓氏。又言其殺李岩。按李岩。杞縣舉人。尙書李精白之。

子也。爲自成制將軍創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說。自成所過輒下。岩力居多。在京居嘉定伯周奎第中。於士大夫獨無所拷掠。河南全境皆不服。自成岩請將兵收之。牛金星譖于自成。金星邀飲殺之。座自成軍士解體于費氏無涉。

又按范景文崇禎十七年入內閣。其殉節

在龍泉巷古井中。清賜謚文忠。王承恩司禮監秉筆太監殉難亭下。清賜謚忠

節。清世祖御製碑文刻石以旌其忠。

按范景文直隸吳橋人字夢章別號質公萬曆癸丑進士由東昌府推官遷吏部主事

事進郎中崇禎二年巡撫河南七年陞南京右都御史明年轉參贊兵部尙書

十一年偕戶部尙書錢春及南九卿合疏參楊嗣昌而救黃道周成勇劉同升

趙士春等明年與春並罷。十六年起刑部尙書尋改工部十七年二月晉東閣

大學士。兵已入趨朝房自縊。左右解之。乃至五顯廟中繕遺疏。復作札與宗

族親戚賦絕命辭三章乃投雙塔寺旁古井。其從容就義如此。而劇反加醜詆。

可怪也。又按王承恩順天大興人。崇禎十七年總督天下各鎮援兵。提督內

外京城督察京營戎政。勇衛軍門兼掌御馬監司設監巾帽局保和等店大庖

廚印務司禮監秉筆太監隨崇禎入中宮視周后殉節。復隨崇禎痛哭叩頭跪

縊于側劇所記不爲謬。而未詳敍其官銜。謂承恩侍崇禎至嘉定伯周奎家。周

奎讞飲不納。則必無之理也。至李國楨偕承恩總督京營十八日始列營登陴。

束手無策。十九日早至朝陽門遇守將孫如龍正迎賊帥僞後營果毅將軍張

能于城上能脅國楨降遂羈守之。及後數日奔赴蓬廟泥首大哭殆猶存本心

耳。又數日後自成令張能督輸數萬金。國楨已無金。遂受拷掠。堪困辱。乃用

綠絲縷自縊。說者謂提督京營王承恩從死。協理京營王家彥城上死。而國楨

遲至月盡方死。共誣謀之。福王時未察真蹟。贈侯予謚。作劇者絕無考據。乃謗

辱范景文而極贊國楨。若以爲彼時第一等人物者。搖惑觀聽。不可不辨正也。

又按周遇吉事忠節錄載之甚詳今略述其概遇吉字萃庵錦州人世襲錦衣衛指揮歷官鎮守山西等處兼提督代州寧武等關總兵官十七年二月初七日李自成攻陷太原巡撫蔡懋德死節懋德崑山人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時以原以奉制流賊及自成兵至城陷殉節劇中說白力詆山西巡撫言其遁往平陽亦誤遇吉方守代州自成來攻遇吉奮

擊殺賊萬人食盡兵少退守寧武自成統衆薄關遇吉且守且戰殺賊甚衆至三月初八日矢石已窮猶率兵巷戰躍馬大呼殺賊百十人流矢攢甲如蝟毛力竭傷重乃被執自成陳兵脅降奮髯大罵不絕口乃縛教場杆上亂箭射殺鬚分其肉妻劉夫人蒙古人率婦女數十人及男子之僅存者登屋射賊賊多應弦落馬置火藥環其室而焚之劉復從屋下跨馬彎弓率家丁巷戰竟日殺賊近千人矢盡赴火闔家自焚其家丁健婦無一降者劇稱遇吉妻爲白氏誤其言賊誑入城令遇吉妻上城招降妻抗言被殺遇吉戰死城外節節皆誤

此劇以李存孝爲眉目。而李克用黃巢朱溫事蹟皆坱及焉。其所據以殘唐傳爲主。參之正史。有合不合。互存旁證。庶幾得之。作者未久。不知誰筆也。按劇中大旨。黃巢之亂。李克用奉命討賊。克用中途得存孝。養以爲子。與共破巢。存孝與存信不睦。存孝有妻鄧瑞雲。未婚。存信百計圖之。故構存孝于克用。怒縛存孝將殺之。已而斥于外。俾立功自贖。及破巢功高。乃進爵受上賞。與瑞雲成婚。唐書黃巢傳。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資。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乾符二年。王仙芝亂。巢募衆應仙芝。及仙芝被獲。賊黨推巢爲王。僖宗方朝。傳言賊至。田令孜以神策軍奉帝趨咸陽。巢陷京師。自號大齊。建元爲金統。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中和三年。王鐸使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都督行營都統。克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營乾阤。二月。門身決戰。呼聲動天。巢夜奔。克用窮追。巢敗死。通鑑綱目。僖宗乾符三年。

六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衆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蠭涉書傳。屢

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應仙芝數月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十

二月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據殘唐傳。田令孜因天下擾攘。請開文武科以收人

才。黃巢武舉第一。因其貌醜革去。巢乃題反詩于酒館。僖宗見其詩。令孜請畫形購之。巢逃匿。決意必反。此事不的。蓋因屢舉進士不第而媿會之也。又云。巢

母田氏懷胎二十五月而生巢。形容怪異。身長一丈。眉橫一字。牙排二齒。鼻生三竅。面如金紙。背有八卦。胸有七星。蓋以爲如此惡人必有怪狀。然未載史傳。不足憑也。又云。其字曰巨天。亦不載于史。又云。長安城外藏梅寺。法明長老見二鬼偷琉璃燈之油。掩而問之。云。三曹陰司造生死輪回冊。遣于各寺觀取油。

冊內言黃巢于藏梅寺開刀先殺法明。未幾巢逃避至寺。長老拜迎。與言其故。

巢嘗不殺寺僧。庚子年五月十五。巢將試劍。起手長老匿道旁大樹中。巢以先

有誓。乃用大樹開刀。其中有人被殺。卽法明也。按此事不載正史。而他雜說中頗詳紀之。蓋非妄也。至巢所題反詩。殆屬杜撰。相傳巢後逃去。爲僧。嘗作詩云。

二十年前馬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閒凭闌干看落暉。是則

反詩之作。容或有之。然天津橋上之詩。又見元稹集中。或巢偶書此作。未可知耳。

耳。五代史梁本紀。黃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天子在蜀。諸鎮

會兵討賊。溫數敗。請益兵于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

起于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耳。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豈足與共成

事哉。溫乃自歸于河中。拜溫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中和三年。拜汴州

刺史。

殘唐傳。巢使朱溫孟絕海等搶潼關。又云黃巢奪前部孟絕海。正史無孟絕海。應卽孟楷之訛也。又謝瞳說溫之語。殘唐傳訛爲僖宗妹玉鑾英。且

云鑾英爲溫所得。劇據之。遂指溫爲駙馬。此乃大謬。唐公主並無其人。考之通鑑。朱溫屯東渭橋。殺駙馬于琮。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子儕射俱死。賊并殺之。安有失節事。梁家人傳有昭容李氏非唐家女此不可不辨。

綱目乾符五年。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

楚。推李克用爲留後。廣明元年。克用走達靼。中和元年。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

之。二年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爲雁門節度使。三年五月。克用

破黃巢。收復長安。四年。進克用爵爲隴西郡王。昭宗乾寧二年。進爵晉王。資治

通鑑。云。克用與達靼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

云。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年二十八。

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殘唐傳云。克用官兵馬使因打殺國舅段文初。貶于

直北沙陀駐馬招集番兵四十餘萬。云云。此卽段文楚之訛也。又云。左眼大右眼小。人皆稱獨眼龍。軍穿皂衣。號爲鴉兵。與史相合。又云。封克用爲忻代石嵐。

破巢兵馬大元帥。雁門關都招討。亦與黃巢傳合。又云。克用有十二太保。得存孝爲十三太保。太保之名。通俗不典。然考五代史。義兒傳序。唐自號沙陀。起代存

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綱目亦云。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爲子。冒姓李氏。則其說非也。據

### 五代史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

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峪突。出猛虎。晉王射中夾膀。跳而越澗。搏羊求

食之。石上有睡人。晉王令軍人喚醒。其人拳打虎死。擲投過澗。晉王愛之。收以

爲子。號十三太保。按此事不載于史。存孝打虎之名甚著。而五代史于瑣事多

略。未可謂其必誣也。殘唐傳又云。存孝母崔氏。與衆女在靈求峪。衆女戲指石

人以爲崔夫。崔夜夢石人與媾。遂生存孝。七歲至墳邊。打落石人頭。母令捧頭

安上。遂取名安。景思劇云。姑嫂二人採桑。戲指翁仲。按此似屬荒唐。然他書頗

有其說。謂存孝乃翁仲所生也。又云。西涼州進一好馬。用兩索繫脊。人不敢近。

景思跳上漫坡。越嶺而馳。此亦意揣當然無實據也。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

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

槊擒之。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存孝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云巢將

孟絕海。英勇無敵。引兵至朱溫。問克用何人可當之。克用令存孝往。溫見存孝

身不滿七尺。骨瘦如柴。與相賭賽。若擒絕海。當以御賜玉帶與之。若不能擒。則

存孝願割頭與溫。未幾。果生擒絕海。克用索溫玉帶。溫不肯。與克用令存孝奪

之。溫怒而去。因此訂仇。考史無所謂孟絕海者。疑指孟楷。孟楷本黃巢驍將。然

其後爲陳州刺史趙犨所擒。非存孝也。蓋因敗

孟方立及生擒鄧季筠。孫揆事點綴湊合耳。存孝猿臂善射。三箭中紅。

身被

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搘。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通鑑。

存孝驍勇。軍中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搘。陷陣萬人辟易。五代史李存信本姓張氏。善騎射。通六蕃書。從起代北入關。破黃巢。

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

存信每沮抑之。存孝卒得罪死。

殘唐傳云。存孝爲鄧萬戶家牧羊。睡臥時。頂門

已養存孝爲子。卽娶鄧歸。與存孝爲夫婦。傳奇則云。存信見瑞雲欲強奪之。其母已肯。其父不從。云已許存孝。存信遷怒存孝。必欲害之。譖于克用。縛存孝。將殺之。克用釋存孝。仍令爲先鋒。破巢功大。乃與瑞雲成婚。此事無所據。皆屬點綴。然存孝與存信相傾。則詳載正史。非鑿空也。

### 雙瑞記

一名中庸解。不知何人作。事演周處中年聽母訓改行成名。又時吉有二女守貞愆期。並嫁處吉亦生子爲神童。兩姓同居朝廷表闈曰雙瑞故名雙瑞記。

按史周鯈之子處贊力絕人。好田獵。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

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處遂入山射虎投水斬蛟乃造見二陸。具以情告云欲勵志改行而年已蹉跎士龍勉之力學比及期年州府交辟一統志云長橋在常州府宜興縣治南後漢袁府君造晉周處斬蛟處元改名萬安橋。南山疑卽荆南山。綱目云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吳主使其子晏景元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又機雲本傳云機字士衡身長八尺聲如洪鐘少以文章冠世葛洪稱云元圃積玉無非夜光張華謂機曰人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又曰平吳之役利獲二雋領父兵拜大都督爲孟獲輩所譖被害雲字士龍機弟弱冠與兄齊名尙書閔鴻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入洛時嘗投宿逆旅見一少年款之坐共譚老莊辭致深博及旦別去問所宿乃王弼冢也。雲有笑癖亦見本傳又松江府志黃耳冢注云在府城南機有快犬曰黃耳性黠慧能解人語隨機入洛久無

家問機作書。以竹筒繫犬項。令馳歸。復得報還洛。後葬此。劇中數事皆與傳志合。時吉及其二女與狗徒等。則係僞撰。無可考。據云。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鄱陽太守周鯈之子。幼孤。母守節撫之。處藍面赤眉而捲鬚。不修邊幅。好馳馬試劍。酒酣貢勇。橫行鄉曲。鄰里遭其害。遷徙無遺。其母數訓誡之。不聽。一日哭勸使改行。求益友以相淬厲。有狗徒者。以打狗爲業。不知所自來。自言愛樊噲爲人。故名樊武陽。與處遇頗相得。處攜以歸。母初以其匪類。拒之。及與語。頗當理。強留與處爲兄弟。陽羨之西邨人。時吉者。字時謙。號益道人。腐儒也。無子。有二女。貌美。通詩書。吉名之曰大嫫。小嫫。既以醜婦命名。吉又向人作謙辭。言其女極陋。而閉之一室中。終年不得見一人。人皆以其女爲眞醜。故大嫫年四十。小嫫年踰三十。無一人過而問者。吉妻雖時與其夫鬪。無如何也。時陽羨有三害。長橋之下有巨蛟。興波浪。作禍福。土人懼之。爲立廟酬賽。歲許送美女二人入蛟宮爲婦。不當意。則鼓浪爲災。南山有虎。負嵎食人。被害甚衆。而處不

改行爲橫滋甚。是爲三害。又其時官不卹民。催科嚴酷。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時吉之女小嫫。病吉以其妻言。强啓戶。使一登樓禮佛樓。近市。吉雖蔽塞窗牖。而市人嗟歎聲。方求嫁。蛟精之女。而不可得。二女並聞之。始服其父謙謹。使二女有貌醜名。不然。皆不免爲蛟宮婦矣。吳郡陸氏兄弟。機雲二人。負重名。機涉趙王倫事。羈寓京師。憶其弟無可寄書者。機有駿犬曰黃耳。隨入洛。解人意。機作書入竹筒中。繫犬頸。使馳歸。犬果歸吳。雲得書。亦以書附犬報其兄。犬數往返。爲狗徒所獲。告之周母。母發筒。則機辨亡論也。母素聞機兄弟名。亦知其家有義犬。因指犬誠處及狗徒。曰。人不知義犬之不若也。處始愧。思改行。出遇時吉。及其鄉人禱於廟。祈除三害。處問所謂三害。吉以實告。處乃感奮。入水斬蛟。復登山射虎而斃之。歸見母慟哭。追悔其已往。而令狗徒奉其母。請出從雲學。時年已五十矣。吉親見之。喜其善悔。使狗徒爲媒。以二女許字焉。處既從善。而其貌亦變爲美丈夫。三年學成。而歸娶吉妻。但知其凶惡。日夜詈夫。吉不能辯。處

母亦聞吉女之醜。特以其能守貞故強應之。及成婚之夕。二女皆絕艷。又女紅書畫無所不工。殊出意外。吉妻嫁女方憂其女之錯配。翌日壻往見。始易憂而喜。初吉妻雖憎其夫之迂。而深念其無子。使收一婢。至是生子已十二歲。爲神童。名時中。與處皆得官。朝廷聞之。賜第。使兩姓同居。御書扁額對聯以旌之。扁曰雙瑞。對聯曰。孝子忠臣。瑞鍾於聖母。吉人貞女。瑞集於神童。其第遂曰雙瑞府。兩姓俱赴官。狗徒改名周武。爲守冢墓云。

### 長生樂

指劉晨阮肇事也。作者不知何人。大旨取富貴神仙之意。劉阮作狀元及麻姑爲二仙女之母。皆空中撰出。二仙女名亦撰出。劉晨阮肇漢永平中二人入天台山採藥。遠不得返。饑甚。見溪水中一杯流下。有胡麻飯。乃相謂曰。此近人家矣。遂渡山出一大溪。遇二女。容貌殊絕。如舊相識。迎歸食以胡麻飯。山羊脯。日暮行夫婦之禮。居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甚切。女遂送

劉阮出洞口還鄉。鄉邑零落。子孫已七世矣。一云晉惠帝時。麻姑王方平妹桓帝時修

道於牟州東南姑余山。方平過蔡經家。遣人與麻姑相聞。有頃而至。經舉家見之。指似鳥爪。項中有髻。衣有文章。而非錦繡。麻姑曰。接侍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經母妻見麻姑。以米擲地。皆成真珠。宴畢昇天而去。二事皆出仙傳。劇言劉晨阮肇皆成皋人。並赴科舉。肇度兩人同試。必有居第二者。遂毀卷不納。晨擢大魁。朝廷以肇名不與。特賜狀元。時晨娶妻甫匝月。而肇尙未婚。遂俱給假回家。會重陽令節。同往成皋山上登高。麻姑幻化引入天台石橋。令與仙女瑞鶴仙嘉慶子爲配。僅隔一壁。彼此俱不相聞。彈琴奕碁。賦詩飲酒。備享逍遙之樂。留住六日。送還其家。初晨肇久未還朝。朝廷遣內侍卽家訪之。不得踪跡。帝元正慶誕。麻姑特降殿簷。飛示一詩云。眉壽曾從德上培。欣逢此日奉春罍。君王自有長生藥。姑待劉晨阮肇回。於是帝知晨肇必當遇仙而回也。及麻姑送晨肇回。授以長生不老之金丹。令獻

于帝晨肇住天台甫六日而已閱六十年之久。晨妻白首鬢髮。晨子餘蔭已中狀元官宰相見晨少年回家俱不相識細述麻姑仙女情蹟乃共驚喜。晨偕肇獻丹于帝帝取服之鬚髮盡黑精神愈加強健始信麻姑長生藥之詩果驗于此乃封晨肇爲天台公。餘蔭因父出未娶帝爲賜宰相壽時朋女爲婚富貴神仙一門並萃。阮肇則不受勳爵入山訪仙以去。按劉餘蔭餘祐兄弟涿州人皆爲顯官。子孫貴盛作者借晨肇事以娛之恐或然也。

### 齊天樂

此劇以漢武帝東方朔爲通本之綱言其君臣皆根器非凡用能得道成仙長生不老其漢時舊事隨機點綴有真有假虛實參半亦有憑空結撰者分別觀之可也是近時人作未知出誰手大略言東方朔者無姓蓋自號曰東方朔與妻聞人氏細君友人諸葛逸叟其至契也。武帝時鈎弋夫人生子湯餅慶賀出招賢榜以網羅天下文人才士而是時北有匈奴東有高麗邊事方倥偬田

盼張湯桑弘羊朱買臣各以獻策爲進身之階。以理財裕餉爲急。獨汲黯謂宜得賢以安民。而武帝亦自夢至茂陵。訪求賢士。於是始爲徵行。會方朔與司馬相如皆以應詔入都。抵茂陵。而衛青亦欲立功邊境。其甥霍去病則訪其兄霍光。先後皆至茂陵。獲于無意中。遇武帝。帝見此數人者皆英俊。問其姓氏。因以邊務詢之。娓娓各有所對。帝心默識之。李延年從駕。私問衛青。知卽衛夫人之弟。勸以戚里攀援而進。而青慷慨自命。殊不屑也。武帝暮歸。不能入都城。投白谷村借宿。店主白老虎。窺帝服珠衫。起惡意。鑄之房中。其妻覺之。俾其傭花狗兒導自枯井以出。三更抵城。扣元武門。守者李陵。以昏夜虞有詐僞。拒而不納。轉扣長安門。守者蘇建。啓扉納之。帝乃賞陵盡職。擢爲將。而削建官。召狗兒以爲元武門守者。時李廣征高麗。王恢征匈奴。廣服高麗。而恢以無功被罪。諸賢士赴闕下者。各獻籌邊之策。乃以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爲副。北征匈奴。而用司馬相如爲郎將。東方朔爲京兆尹。武帝復御駕親征。大敗匈奴。匈奴叩關。

請降。武帝築受降城以待之。班師息兵。海內寧謐。仙人章玉子者。憩于林中。紅光徹霄。漢武帝望見知有異。以問方朔。方朔云。此中有仙。遂見玉子。問神仙之事。玉子云。欲求長生。必須築臺以降天人。帝乃築柏梁臺以俟之。有獻長生酒者。方朔請嘗其真偽。遂一飲而盡。武帝怒。欲誅方朔。朔曰。令酒果能長生。臣已服之不可殺也。帝乃笑而釋方朔。朔既貴。欲薦逸叟。叟不肯出。乃迎妻細君入京。伏日賜肉。朔先割肉歸以遺細君。帝責之。朔反自譽。帝亦不罪也。柏梁臺既成。西王母下降。餉帝蟠桃四枚。方朔進二枚于帝。偷食其一。而以其一遺細君。王母曰。是兒天上歲星。已三次偷吾桃矣。吾先度朔。乃度帝。於是授帝長生之藥。服之鬚髮盡黑。方朔與細君。特以名爲夫婦耳。一日問曰。汝從我久。未嘗有枕席之愛。能無怨乎。妻曰。無怨也。方朔曰。汝果無怨。當相挈爲仙。乃引妻入瓊樓玉宇。中共游天界。而武帝壽登耆頤。延年卻老。金童玉女左右列侍。長享神仙富貴之樂。以其壽與天齊。故名曰齊天樂也。

#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四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寧陳乃乾校訂

## 玉麟符

未知何人所作。以楚懷王孫心佩玉麟符爲婚姻關鍵。而所演皆項梁項羽事。

蹟半實半虛。

史記項羽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地里志。臨淮有下相縣。一統志。

黑龍所生。幼食虎乳。年五六歲。與虎母戲山谷間。項梁見而奇之。以兵逐虎。虎去。羽怒。以拳毆梁。梁仆于地。益大奇之。視其項圈有項羽二字。乃撫而養之。其

說甚誕。然史記高帝紀云。見蛟龍于其上。漢書直以爲蛟龍。則似以高帝爲

龍所生矣。又左傳載令尹子文爲鬪穀於菟。蓋其母邴女棄之澤中。食虎乳。

以生者。則劇中之說。不爲無本。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乃教籍兵法。梁與籍

避仇吳中。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按史記但言羽喑嗚咤。咤。千人

皆廢劇。則云羽變黑臉。世人所指諸劇中有八黑。亦謂羽其一也。又楚漢演義。扛鼎之說。求其說以實之云。桓楚與江東子弟欲試羽力。會稽禹廟有三石鼎。

請羽試之。羽連倒三鼎。又平身托起。遶廟三次。老人虞一公因以配女爲壻。

劇則云虞姬擅文武材。其父有鼎曰能舉者。以女嫁之。項羽扛鼎若揭。遂以

云姬配羽。史記本未載。羽妻馬遷云美人名虞。班固

云美人姓虞。作者以虞殉節故直指爲羽妻也。

秦二世元年。陳涉等起大澤。

中籍斬會稽守殷通。梁佩其印綬。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召諸別將會薛計事。居鄭人范增說項梁曰。

楚王上柱國。并秦嘉軍。引兵入薛。召諸別將會薛計事。居鄭人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于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王

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章邯渡河擊趙。大破之。趙王歇及陳餘、張耳皆走入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懷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宋義號卿子冠軍。項羽殺宋義。引兵渡河。沈船破釜。九戰絕秦甬道。楚兵呼聲動天。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羽始爲諸侯上將軍。章邯降。羽入關至新豐鴻門。留

沛公飲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乃尊懷王爲義帝。自立爲西楚霸王。云。

楚懷王有玉麟符。祖寶物也。一與其孫心。一與其大夫孫貽。約聘貽女爲孫媳婦。以符爲驗。後遭亂。散失。及梁。羽奉心爲楚懷王。訪得孫貽之女。有玉麟符。

爲佩。遂迎以爲妃。按漢時有銅虎符。竹使符。唐時有銀魚符。銀兔符。亦有麟符。及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等符。此蓋借用其字面。無所取義也。孫貽大夫亦係憑空添出。

又史記。羽有駿馬名驍。常騎之。項王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驍不逝。

劇據楚漢演義云。會稽山下有黑龍。自水中出。變爲黑馬。害人。田禾。衆不能伏。項羽執鞭與敵。馬立地。撲羽數次。爲羽所降。取名烏驍。蓋

借渥洼龍駒以悅目耳。明成化時。內侍王某自雲南回。得一黑驥。日可行千里。憲宗令入虎圈。與雌虎角。一蹄而斃。與雄虎角。三蹄而斃。時有西域所進獅子。憲宗又令與角。獅奮勇力搏折其脊梁。其事見虎苑中。黑驥之囁掣。理或然也。

## 漁樵記

按朱買臣之妻本無姓。可考其居貧求去。去而他從。詳載漢書。後買臣爲會稽太守時。與其後夫并載歸舍。居一月。其妻自經。不聞有後收歸一節。今雜劇中謂棄夫非其本意。用此激勵以成功名。似乎有意翻案。所謂王安道楊孝先者。雖不必實有其人。要亦謳歌樵採時天然伴侶。至買臣用嚴助薦。始得召見。前

後本末具見本傳。又考元人別本朱買臣本作王鼎臣。或是後人見其情節悉與買臣相類。故改從之。今搬演者取其易曉。遂復相仍爾。玉天仙者第甚言其美。未必是真名。東村劉二公亦係鑿空撰出。玉天仙與夫喧嚷竟至離婚。曲盡貧家反目光景。玉天仙未曾別嫁王安道。楊孝先力勸復合。亦是善爲說辭。按今嘉興有羞墓。蘇州有死亭。灣皆云是買臣妻故跡。

### 玉帶鈎

作者不知何人。所演亦李變事。與酒家傭大同小異。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以女妻變。俱係實事。而贈帶鈎情蹟乃係憑空結撰。又酒家本姓滕。今以爲朱亦不合。夏門亭長略見李固傳。然未嘗縱李變及收酒家女。又劇中單超尤詳。但超預誅梁冀。而於李變無涉。甄邵詔附梁冀。亦他事扭合。李變傳云。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爲鄰令。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卽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變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痼終身。

### 飛龍鳳

作者未知何人。言王猷王勉父子救太子及太子之妃。太子爲龍。妃爲鳳。故曰飛龍鳳也。事皆史傳所無。從空結撰。其官名都御史及代巡等。並明朝制度。定武關則當是寧武關之訛耳。大略言王猷父子世受國恩。猷與崔鶴來同被晉成帝顧命。鶴來女卽太子妃。俱甫在襁褓。成帝弟靖淮王圖篡。而奸臣聶參元黃補石輩爲之羽翼。於是皇后以太子付猷。命其保孤。而鶴來亦以女託猷。覆護。時勉方按楚。猷遂令妻蕭氏。勉妻相氏。懷抱太子及妃。往奔勉處。會倉卒間。靖淮王篡位。鶴來盡節死。猷被執送獄。且遣人逮勉。而以黃補石代勉。巡楚。蕭氏姑媳不知也。至楚爲補石所執。解送京師。道經定武關。守關將陸濤忠而俠者也。密留太子及妃。而以己孌生之一子一女代之。靖淮王皆暗戕殺。皇后驗

戶知其非是。手書血詔。令陸漪入京報讎。漪入爲羽林大將軍。掌禁兵。有所待。未發也。會靖淮王令參元殺猷。勉父子姑媳四人於市。而四人得神護。所斫之首。皆化葫蘆。乃廣延道術士以禳壓。有道人鍾離化者。嘗爲朝官。謬應參元請。爲之鎮妖。而密授陸漪計。畫乘靖淮王參元出獵。拒而誅之。并誅補石。於是天。地轉旋。王陸兩門。並膺重賞。且厚加鶴來贈恤云。

### 羣星輔

不知何人所作。演漢光武起兵事。雲臺二十八將皆上應列宿。故曰羣星輔也。關目悉本小說演義。及所謂金和春秋者。與正史大半相謬。而荒幻不根之說甚多。據云。漢光武生南陽白水村。父長沙王欽。爲王莽所殺。伯父鉉。撫以爲子。改其姓名曰金和。按後漢書世祖光武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劇言父爲長沙王。謬改姓金和。及伯父撫養之說。更謬。東觀漢記。世祖光武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劇言生南陽白水村。不謬。後漢書亦有白水真人之說。

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劇言父爲長沙王。謬改姓金和。及伯父撫養之說。更謬。東觀漢記。世祖光武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濕。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劇言生南陽白水村。不謬。後漢書亦有白水真人之說。

與鄧禹共事嚴光。嘗偕禹訪光于釣臺。光決文叔爲真主。當有二十八宿相輔。

按嚴光傳。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未嘗爲光武師也。光武亦無偕鄧禹訪光事。鄧禹傳。禹字仲華。南陽人。

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京師。禹見光武知其非常人。遂相親附。劇言禹與光武同學。有本。東觀漢記。王莽時。上與鄧晨蔡少公坐語。出公道識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決光武爲真主。非

嚴光事。又彊華奉赤伏符詣鄗。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謂二十八將也。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范蔚宗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劇所引

有本。劇又言嚴子陵云。文貴叔造生于建平元年。按光武以地皇三年起兵。時二十八歲。考其年數。實生哀帝建平元年。王莽天鳳元年。令

其黨蘇獻掛榜招賢。史無蘇獻。出自小說劇。又引吳漢與蘇獻同爲莽大臣。更謬漢南陽人。更始立爲安樂令。非莽官也。岑彭武

舉第一拔爲狀元。授棘陽郡守。馬武技勇亦第一。以其貌醜。置之第二。武遂大

怒。題反詩於五鳳樓。欲落草爲寇。此皆小說謬于正史。岑彭。棘陽人。王莽時守

軍。合亦無應舉之說。光武遊學京師。至教場中。箭射王莽。莽欲殺之。竇融力

救。乃免。此皆小說。言光武被擒。欲殺。自白云。見大王頂上有蛇纏繞。恐傷聖體。

末入綠林兵中。遂與漢

光武自教場出。與鄧禹同遇馬武。遂偕飲酒。樓結盟。欽天監王封奏妖人

荒誕。光武自教場出。與鄧禹同遇馬武。遂偕飲酒。樓結盟。欽天監王封奏妖人

劉秀上應天心。蘇獻令蘇虎擒捉。武下樓力戰退賊。光武獨身避於劉唐園內。

爲唐所覺。與敘叔姪匿于家中。爲僕崔榮出首。莽急捕光武。光武遁去。唐妻及

子皆自刎。唐被擒。置油鑊中。不屈而死。此皆出小說。又言唐因王莽篡位。改姓虎。劉唐劉嗣等皆正史所無。

寶融遇光武。引至家。重陽之日。攜妻出城。令光武雜從人中以

出。按寶融扶風人。廣國七世孫。王莽末。融爲波水將軍。莽敗。融降更始。劇言融爲莽將。不謬。然無救光武事。王莽畫影圖形。必欲捕

光武。老君化爲道士。指示姚期。令救真主。光武方避禹王廟。期迎至家。出市酒

食。莽將追及。入期宅。縛光武去。馬武突至。殺退莽將。期亦來救。與武交鋒。光武

爲言。兩人皆救己者。語未畢。而莽將復至。有紅牛入圍觸賊。光武遂乘牛以脫

重圍。抵草庵中。乃遇鄧禹。按姚期。姚字誤。漢書乃銚期也。期。潁川人。長八尺二寸。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忠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虜。期

非南陽同起之人。劇言期父猛爲棘陽郡守。亦出小說。又按本紀。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劇遂神奇其說。云是老子紅牛。光武騎以出圍。老子復騎

牛而去也。馬武姚期亦至。遂偕往白水村起義。有衆三千。王霸馮異王常等畢會。史按更始以馬武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與武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

更始以馬武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

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非南陽同起之人。又王常舞陽人。起兵雲杜綠林中。光武

造常壁。伯升說以合從之利。常卽與漢軍合。蓋初起時最先附漢者。馮異。寇川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光武略地。負川襄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從兄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召署爲主簿。非同起事者。王霸。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遂從擊破王邑于昆陽。亦非同起事者。禹。付

霸一錦囊。使臨戰開閱。乃以計賺岑彭之母。使諭彭降。彭方與馬武大戰。母出

諭之。彭遂獻棘陽城。

按棘陽乃南陽屬縣名。非郡也。岑彭爲縣長。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

城降。並無其

母諭降之說。王尋鎮守南陽。鄧禹激馬武。不使爲先鋒。武怒而去。乃使岑彭爲

先鋒。武慮彭占首功。僞降于尋。尋令掌管糧運。彭兵至武作內應。遂取南陽。

按莽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與嚴尤。陳茂。合諸將馳入昆陽。惶怖欲散去。光武出城收兵。將步騎千餘。去莽兵四五里。而陳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

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所謂昆

陽之戰也。乃光武自將。非馬武。岑彭之力。亦非南陽。乘勝入京。討誅王莽。河

北王郎子領兵報仇。其將桓欽。令王郎愛姬扮女仙。飛身入光武營。說降爲馬

武。射中墜於鶴背。光武斬之。遂平王郎。築壇卽位。以陰麗華爲后。而大封功臣。

鄧禹等皆侯爵。

按王郎自稱成帝子。輿之子。劇以爲王莽之子。因王郎二字扭合。諧謔也。漢書王莽傳。莽博募奇術。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

試之數百步墮劇因創愛姬飛身入營之說

### 雙忠孝

不知何人所撰。以蜀漢壽亭侯子關興。西鄉侯子張苞從先主討吳爲父復讎。故謂之雙忠孝。事本演義與正史離合參半。按綱目獻帝建安十六年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目云法正至荊州說備取益州。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劇中關羽鎮守二十年夏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劇中單刀赴臨江亭宴本此。其詳載四郡記。二十四年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目云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殺之。劇中以水灌七軍擒于禁龐德等本此。水淹七軍。則三國演義之說。冬十月孫權使呂蒙

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目云。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勇。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游。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欲取羽。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婚于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吾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擒也。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者。蒙以遜對。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權乃以蒙爲大都督。發兵襲羽。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

陽盡伏其精兵。艦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于是卽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關羽走還。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呂蒙未及受封。發病而卒。昭烈帝章武元年。帝自將伐孫權。目云。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史不詳。帳下姓名劇中稱范姜張達亦本演義孫權請和。不許。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進軍秭歸。劇稱關興張苞爲先鋒。攻破潘璋。追斬之。孫權請降。獻姜達亦本演義。略云。關興漢壽亭侯關羽之子也。少年英武。羽鎮荊州。赴魯肅臨江之會。興與母平夫人妹玉貞恐羽爲肅所算。欲率兵往援。會西鄉侯張飛之子苞。自



闖中來。遂與俱行。至江上迎羽歸。魯肅死。孫權益懼。羽知羽有女未字。遣諸葛瑾爲媒。約爲婚姻。羽怒罵且欲殺瑾。瑾歸憩于權。權召呂蒙謀降魏。并力取荊州。先主命羽率兵取樊城。進圖許都。時羽威震華夏。所向無敵。受命後。留興居守。進兵破襄陽。圍樊。曹操命于禁、龐德等統七路軍馬救樊。兵合掘川灌曹兵。七軍皆覆縛于禁。斬龐德。軍聲益震。乃檄興赴川中奏捷。使糜芳、傅士仁守荊。權乘羽圍樊。以呂蒙爲都督。命襲荊州。蒙使兵衣白。僞爲商賈。賺沿江守卒縛之。僞爲樊歸卒呼城。城啓。蒙引軍入。芳、仁皆降。蒙厚撫平夫人。而欲爲吳世子娶玉貞。玉貞大罵。自刎而死。羽與曹將徐晃戰不利。退守麥城。使廖化求援于劉封。封羈化。不發兵。羽聞荊州破。欲馳至川。請兵。蒙使潘璋伏兵于道。羽至。被害。璋回兵至麥城。參謀王甫及周倉皆死之。興自川回。在道遇廖化。聞變。與化俱奔蜀。上聞。先主震怒。卽發兵八十萬討孫權。移檄闖中。張飛憤甚。勒期使范姜張達造素甲。起兵。命子苞引水師先發。姜達違限。飛怒。各鞭數百。姜達憾乘。

飛醉臥入帳行刺。取首級奔吳。苞奔赴大軍。先主命興苞爲左右先鋒。權旣得  
荊州。設宴召呂蒙。潘璋等大會。蒙忽昏暈。自稱壽亭侯。罵紫髯鼠輩。以詭計殺  
人權等。皆跪拜蒙歸。七竅流血而死。權聞先主伐吳。使潘璋爲先鋒。拒敵。興苞  
大破之。璋走。興追之入山。日暮。至一莊家借宿。登堂見燈火熒煌。中供壽亭侯  
像。莊主姓劉。感侯德政。一方皆設像奉祀也。方款留。聞叩門聲。復有人借宿。則  
璋也。興斬之。持其首歸營。權聞前軍敗懼。縛姜達二人送關夫人及飛首還漢。  
獻版圖請降。先主乃設祭。斬姜達以其首及璋首祭關張。羽精靈不散。遇普淨  
禪師點化。引入如來座。授記證果。上帝嘉羽等忠義。封羽爲護法伽藍。伏魔大  
帝天尊。飛闖中王。同會西方。而玉貞亦已證佛法。爲密多尊者。後主嗣立晉。關  
張王爵。興苞襲封爲侯。興賜趙雲女。苞賜馬超女爲婚。按劇中以關羽爲壽  
亭侯。此歷來相傳之誤。漢壽乃地名也。程敏政曰。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  
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見害於漢壽。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

草春是已。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鄉侯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若以漢爲國名。則不當錯置于職名之下。陳繼儒亦云。漢壽本蜀郡縣名。後人不讀書。遂謂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咲殊甚。然考羽本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在刺顏良之後。此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廣漢郡之葭萌縣。劉先主始爲漢壽縣。先主稱帝在建安二十五年。後敏政執此縣名以證漢壽。亦誤也。漢壽凡有三處。其一卽葭萌縣。其一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郡之索縣。後漢之臨沅縣。順帝改爲漢壽。後漢地理志與晉地理志皆名漢壽。晉潘京傳云。武陵漢壽人。三國吳潘濬傳亦云。武陵漢壽人。其一名勝志云。荊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羽處。蓋羽所封非蜀之漢壽也。又按羽本亭侯。如先主封宜城亭侯張飛。封新亭侯之類。是取亭名不必邑名也。名勝志爲的。又考宋許觀東齋記事紹

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面相貫。上總一大環。所以佩也。漁者謂金印。而白于官。辯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疑必關侯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焰。而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公祠。光怪遂絕。據此乃壽亭侯印。而非漢壽亭侯印也。洪邁謂壽亭侯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耳。王世貞觀劇詩云。心心託漢壽。語語厭溫侯。亦漢壽相聯之證。又按伏魔大帝乃明萬歷時封劇云。卽彼時亦誤。

### 簷頭水

不知何人所作。大意以曹操于漢末害伏后董妃等事不可無報。遂將後來齊王之廢。以爲報應。故作幻想言。司馬師是董承之子。高貴鄉公髦是獻帝之子。以爲如是。而報操始快也。關目情節荒幻殊甚。曰簷頭水者。意謂簷頭之水。異日所滴。與前日所滴點點相似。譬之前因後果。亦無異也。據云車騎將軍董承。貴妃之兄。按史承乃妃父。無承其人。有子名圓。娶媳伏氏。卽漢帝伏后之妹。小字飛瓊。史無承其人。

相曹操令華歆上疏。請帝獵于許田。穿宮內使高文長奉貴妃命。使承保駕。帝

以御箭予操。射鹿羣臣以爲帝射。皆呼萬歲。操竟遮帝以身當之。

許田射鹿本  
出演義非

事。另有射鹿記詳載此事。獻帝憤甚。用貴妃說。宣承入宮。賜以錦衣玉帶。暗縫血詔于帶襍。

使承募兵勤王。伏后父完及醫生吉平侍郎王子服吳子蘭長水校尉和輯種。

和輯誤議郎吳碩等七人。用白絹立義狀。歃血神前。書名畫押。欲共誅操。此皆演義之說。

平又獻策。俟操頭風病發。以鳩毒之。操黨張緝密以宮中隱微事。一一報操。預

知伏后董妃與帝哭泣。操已疑忌。而承家奴慶童與婢雲英私通。爲承所拷責。

遂越牆投操。出首七人謀害操事。此亦出演義。操乃置酒。請完與承等面拷。吉平令

證完。承平至死。憤詬。演義本無伏完。置酒時子服等至。惟承不至。劇言惟承完至。操遂令孫曹芳率兵抄子

服等家。又令慶童雲英出證。遂殺完與承于座。殺承完相去四年。并在一次。使張緝搜承家。

得所藏血詔。按此皆本演義而增飾之。益與正史相謬戾。承子圓賴文長通信。其父與司馬懿最善。

懿閒居守陵。劇言懿守陵。又言在嶺南桂林可笑。承以祭陵相見。曾託其子圓。遂逃往投懿。抵潼

關。曹操率重兵追及。賴馬超救以免。操敗于超。至割鬚棄袍而還。懿撫圓以爲子。改其姓名曰司馬師。圓妻伏氏偕圓共竄抵宛陽山。疲不能前。投一村家。乃高文長之姑也。高姑問知承媳且係伏后之妹。遂留止于家。操是時大肆凶惡。使曹芳入宮逼伏后董妃至死。兩次事相去四年并作一次。遂假朝命加九錫。封魏王。貴妃有一子。甫暮歲。高文長抱藏出宮。投宛陽山。以付圓妻撫育爲子。及長。取名高貴鄉。迨年十八。圓妻與說明踪跡。令訪圓于懿所。曹操病中。時時見完承吉平等。遂淹然自斃。傳不至芳。廢獻帝爲山陽公。董圓改名司馬師。父懿身故。代掌兵權。高貴鄉往投之。師細加詰問。知爲獻帝之子。乃奉以爲主。屯兵城外。張緝女嫁曹芳。時立爲后。芳亦與謀寫密詔付緝。欲除司馬師。師執緝。搜詔旣殺。緝遂并執芳。及緝女。奉高貴鄉命以殺之。而封師爲晉王。按通鑑。漢帝建安四年。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王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考史董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獻帝爲陳留王時董卓以爲賢且爲董太太

后所養。遂廢弘農而立陳留。是爲獻帝。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云：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綱目發明亦言：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作演義者不知此義。謂董承以妹爲貴妃，故稱國舅謬矣。

又按通鑑興平二年夏四月立

貴人伏氏爲皇后。以后父侍中完爲執金吾。建安十九年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后。初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姪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尙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按董承事在建安五年。伏完事在十九年。相去十四年。本屬兩次劇。并爲一旦云合謀。又云同死謬也。

又按史齊王

芳明帝養子。景初二年卽位。時甫八歲。明帝使司馬懿輔政。時與操相隔四十餘年。劇當獻帝時。操爲相國。輒云使芳率兵行諸凶惡事。謬甚。且係操曾孫。非孫也。又按甲子會紀。魏廢帝嘉平六年。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光祿張緝。遂廢其后張后。旣而廢其主曹芳。遷之河內。迎高貴鄉公曹髦立之。綱目質實云：高貴鄉古地名。漢屬元城縣。劇以高貴鄉爲姓名。且云司馬師爲董承之

子高貴鄉爲獻帝之子。蓋作此扭合。以爲獻帝洩憤。而太涉謬妄矣。張緝本廢帝張后之父。與曹操甚遠。言緝謀害伏董。亦謬。高文長則史無其人。餘不必深辨。按有青銅嘯記。專爲馬超而發。此劇亦名青鈞嘯。亦拉入馬超事而關目全在董承父子。又承有劍名青鈞。承付其子圓。圓付其妻伏氏。伏氏使高貴鄉覓圓。又付以此劍。故名甚覺支離。其開宗結尾皆以簷頭水爲照應。於通本較吃緊。

### 赤松記

作者不知何人。按張良雖學辟穀道。引輕身未嘗有仙去之事。作者艷慕神仙。故因張良欲從赤松子遊一語。遂作此記。又以黃石公事頗涉奇誕。并附會入之。商山四皓載本傳中。不過隱逸之士。義不爲漢臣。而張良引爲太子客。今亦扭合爲仙。又撮取蕭何下吏。韓信被戮二事。益以見良之高也。良妻李氏許氏。俱無可考。託鄰寄衣。及妄報死信。係撰出關目劇中梗概。與千金記相彷彿。惟

項伯告張良事。千金所無。此較細密演韓信顛末。前多相同。但千金載其封齊王而止。此并敍其見誅事。其餘事實大半割合。史記留侯世家云。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巡。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遂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日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沛公引兵擊秦兵。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

侯留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人。父與太公書。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黄石。高帝紀云。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夜。皆解縛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嫗忽不見。淮陰侯傳云。漢八年人。有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勿知。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信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蕭相國世家云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五年封酈侯。十一年拜爲相國。十二年相國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 草廬記

劇中事實。以三顧草廬爲主。原本演義者居多。如先主燒屯僞遁。夏侯惇爲所敗。未嘗有曹仁復敗於新野之事。徐庶實從先主南行。當陽敗後。乃詣曹操。安

得先在操軍。而爲操說先主乎。又諸葛亮隨先主走夏口。今以爲先主懼劉琦不發兵。而令亮先詣琦。又甘夫人得趙雲救獲免。今以爲投井而死。又江表傳載蔣幹往說周瑜。而未嘗因此殺蔡瑁張允。又龐統曾爲周瑜功曹。其後爲先主治中從事。未嘗因蔣幹往曹軍獻策。又孫權遣周瑜魯肅等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瑜無欲殺亮之意。造箭祭風。俱齊東野語。又江表傳。黃蓋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則齎書者不過偏裨。闕澤爲吳名臣。必無是理。又黃蓋爲流矢所中。呼韓當得生。今以爲墮水死。又操旣敗。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使兵負草填之。得過。先主尋使人放火。無所及。今以爲關羽縱之。又周瑜固嘗有計。欲留先主。而孫權不從。今以爲求救於喬國老。凡此皆出於演義。無稽之談。不足爲據。作者亦未深考正史。而筆亦塵雜。大抵詞家略通文墨者。熟得數十種曲本。便拈筆爲之。觀其第一齣所云。換羽移商。實不差。戲文編撰極精嘉者。可見也。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

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劉表卒。少子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乃說權。權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又云。曹公破袁紹。以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於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

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赴。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兵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

死。曹公引歸。先主表劉琦爲荊州刺史。琦病卒。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權稍畏之。進妹固好。益州牧劉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入益州。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先主北到葭萌關。未卽討。魯。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乃從璋求萬兵。欲以東行。會張松敗。璋勑關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勒兵向璋。圍成都。璋出降。時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曹公先主進兵斬夏侯淵。張郃等。遂有漢中。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漢帝見害。乃上尊號。卽皇帝位于成都。又云。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于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于當陽長阪。於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救護。得免於難。后卒葬於南郡。又云。糜竺迎先主於小沛。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先主轉軍廣陵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又云。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

布。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又云。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初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公所追于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又雲別傳云。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謫之曰。子龍不棄我去也。頃之雲至。吳志周瑜傳云。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廷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曰。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

曰。今寇衆我寡。難以持久。然觀操軍方聯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幙。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居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江表傳云。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

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同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聚闈。并觀雅規。而云說客。毋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山陽公載紀云。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潭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 七勝記

不知何人所作。按三國志載亮南征事甚略。孟獲七縱七擒見漢晉春秋而擒之縱之之實亦不盡載。按亮出師表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卽指擒孟獲事劇中多半原本演義作者但取其情節可觀亦不暇訂其真僞也。五路進兵之說後主傳及亮傳俱無之不知何所據。亮妻黃氏載襄陽記。麋氏亦無可考。諸葛亮傳云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云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此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鄧芝傳云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

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能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秦宓傳云：吳遣使張

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之童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答問如響。應聲而出。于是溫大敬服。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而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諾。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 通仙枕

一名雙恩義。不知何人作所。演劉弘敬事。弘敬義嫁蘭孫。載太平廣記。廣記方蘭蓀小。

說作裴  
蘭蓀

其撫李遜之子。見于小說。并合裴女事。標曰李克讓竟達空函。劉元普

雙生貴子。樂府家因作尺素書劇。此則又幻出通仙枕一節。以作標題。其曰雙

恩義者。則以裴李兩家俱感其恩義而言也。略云李春芳字彥青。本籍西粵。

人。按李春芳句容人。興化籍。明嘉靖丁未科狀元。世宗末年入內閣。穆宗時爲首輔。養親南歸後。謚文定。劇借用其姓名耳。劉弘敬乃唐時人。而作者以爲宋真

宗時父名克讓。攜妻張氏及子春芳。女瓊芳。流寓京師。十載中三甲進士。授錢

塘縣尹。按三甲進士即授知縣。乃明朝制度。非唐宋故實也。在任一年。忽遭奇症。自度不起。妻子無親戚

可依。素聞洛陽劉弘敬字元普。疎財好義。但無一面。因使妻自往煎茶。乘間作

書一函。緘付妻子。封面云辱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未幾遂沒。弘

敬洛陽人。嘗官青州刺史。廣記。劉弘敬。彭城人。未嘗爲官。字元溥。小說作元普。饒有家貲。年餘七旬。繼妻

王氏。無子。風鑑者言其斂怨招愆。壽在旦夕。此本廣記。弘敬叱辱總管內姪王文用。

傳示鄉城。一切債券盡還。誕辰開燕。有道人送畫一軸。張掛時。中有音樂。及開

展。則跳出快活仙。遺下通仙枕。枕字兩行云。此枕通仙。暫與君眠。奇緣妖禍一

夢九天仙復跳入畫中而去。及春芳母子持遜書至弘敬。茫然不省。默揣必慕。

我虛名欲託妻子。乃認入拜之交。使居西園。取遜柩于錢塘浮丘寺中爲之營

葬。李彥青母子事全據小說。

裴蘭蓀者。襄陽刺史裴習字安卿之女也。廣記乃蘭蓀

其父淮西卑官此劇据小說而作。

習居官甚清。且極仁慈。在京時曾疏劾丁謂及守襄陽。因天

暑寬縱獄囚。大盜李二虎號賽李逵。乘懈越牢殺劉通判王把總而去。事下三

法司。謂委刑部侍郎與都御史兼大理卿趙抃錦衣指揮使林特會審。謂欲置

重辟。抃堅執不可。習得不受非刑。從輕謫配出獄。候旨于清真觀中感病而沒。

蘭蓀惟一母舅鄭公佐爲西川節度。道遠不能通。乃插標賣身以葬父。按此段藍本廣

記而多所增改。小說中亦無越獄者。姓名元溥。本唐人。蘭蓀父以吳元濟受累。此劇据小說作宋真宗時。遂增出。丁謂趙抃林特等不自知其悞也。弘敬

妻王氏。以夫慮乏嗣。使姪繼宗字天祐。及己姪文用挾資買妾。遂憑媒薛媼。用

銀百金買歸。弘敬見其慘容。詢得事實。語王氏云。我寧滅絕子孫。敢汚裴使君。

之女。乃令認己爲父。而迎其父柩。與李同葬。按小說。天祐即王夫人子。乃因此事積善而得此。作長年之姪。與小

異說名

王文用欲得李瓊芳爲妻。浼姑言之。弘敬不可。乘間調戲瓊芳。蘭蓀俱爲所吐。弘敬亦頗知之。且于枕中得夢。瓊芳合配劉天祐。蘭蓀合配李春芳。遂擇吉日。各令相配。文用大恨。會賽李達以妖術作亂。文用遂首弘敬黨妖。竊其通仙枕。爲據。謂裴習縱盜。本是妖黨。劉弘敬窩藏其女。并牽及春芳兄妹。弘敬方遣春芳繼宗入都應試。鄭公佐自西川召入。拜樞密使。總裁春闈。已拔二人。卷進呈。而丁謂遷大司寇。必欲文致其獄。瓊芳給文用使之寬已。從輕發保。文用挺身保出。逼以爲妻。瓊芳給使成婚。刺殺文用。元普之僕劉恩見其義烈。當官認爲己罪。丁謂方鍛鍊未已。公佐疏劾謂奸。辨弘敬無罪。而春芳已擢狀元。繼宗已擢探花。朝廷因公佐言。釋弘敬于獄。抵謂羅織之罪。命春芳繼宗討賊。頃刻成功。加官晉爵。王氏生子彌月。衆人俱夢裴習李遜告以請于上帝。爲弘敬益算延齡。兼生貴子。弘敬乃述李遜空函事。聞者益歎羨其厚德。云。廣言不詳蘭蓀所配。

何人小說言配彦青。小說無春芳妹瓊芳事。此劇云配劉天祐。蓋小說乃張氏遺腹女鳳鳴。配弘敬新生之子天祐也。此其各異處。小說雖有王夫人欲以蘭蓀配

文用之說。元普亦但以文用經紀人。故以嫁于彥青。劇中敍出文用種種作惡。至殺身乃已。亦與小說大異。劉李並未獲罪。劇亦生造。夢中奏天庭之說。則本之小說而廣記。亦載非無因也。

太平廣記陰德傳云。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

財豐盛。長慶初有善相人于壽春相逢。決其更二三年必死。元溥信之。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乃對曰。賤妾家本河洛。先父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訴。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曰。余蘭蓀之父也。君壽限將盡。余感君之恩。當爲君請于上帝。後三日。元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元溥曰。余幸得請君于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當及三代。其殘害吾家者悉獲案理。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于淮海之間。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

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自眉至髮而視之有陰德上動于天者元  
溥始以蘭蓀之父爲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  
王侯者有陰德故也